

书剑恩仇录之五



患难结姻缘

书剑恩仇录之五

患难结姻缘

原著 金庸

改编 郭自清

绘画 肖翰 蒋平



扫描制作 小陆飞刀

安徽美术出版社



【内容提要】本集主要描写乌鞘岭血战之后，红花会群雄终于在黄河岸边追上了押解文泰来的官兵，经过一场鏖战，文泰来被救下，不料又遇大队清兵杀出，文泰来再次身陷囚笼。此一战徐天宏与群雄失散，偏偏与他朋友中的对头“俏李逵”周绮邂逅。由于周绮的尽心护救，徐天宏对她的厌恶之情尽释，两人结下姻缘。不久，二人与群雄欢聚，复又继续追杀清廷官兵。途经黄河渡口时，见黄水泛滥，哀鸿遍野，群雄忧心如焚。后得知清廷征讨回部的军粮路过，遂设计夺下，赈救灾民。

封面设计 王景琨



1 上集说到骆冰与文泰来车内相见，悲喜交加。蒋四根和周绮扬着长鞭，章进将车赶到一个土丘旁边，凝神观看陈家洛和张召重相斗。骆冰探头车外，月光下只见两人翻翻滚滚恶斗兀自分不出高下。



2 文泰来问：“总舵主对付得了吗？”骆冰道：“总舵主的兵器很厉害，左手持的盾牌上有尖刺倒钩，右手是五条绳索。你听，这绳索的呼呼风声！嗯，那张召重被他绳索四面围住了。”骆冰忽然跳了起来，大叫：“好，张召重的剑给盾牌锁住了。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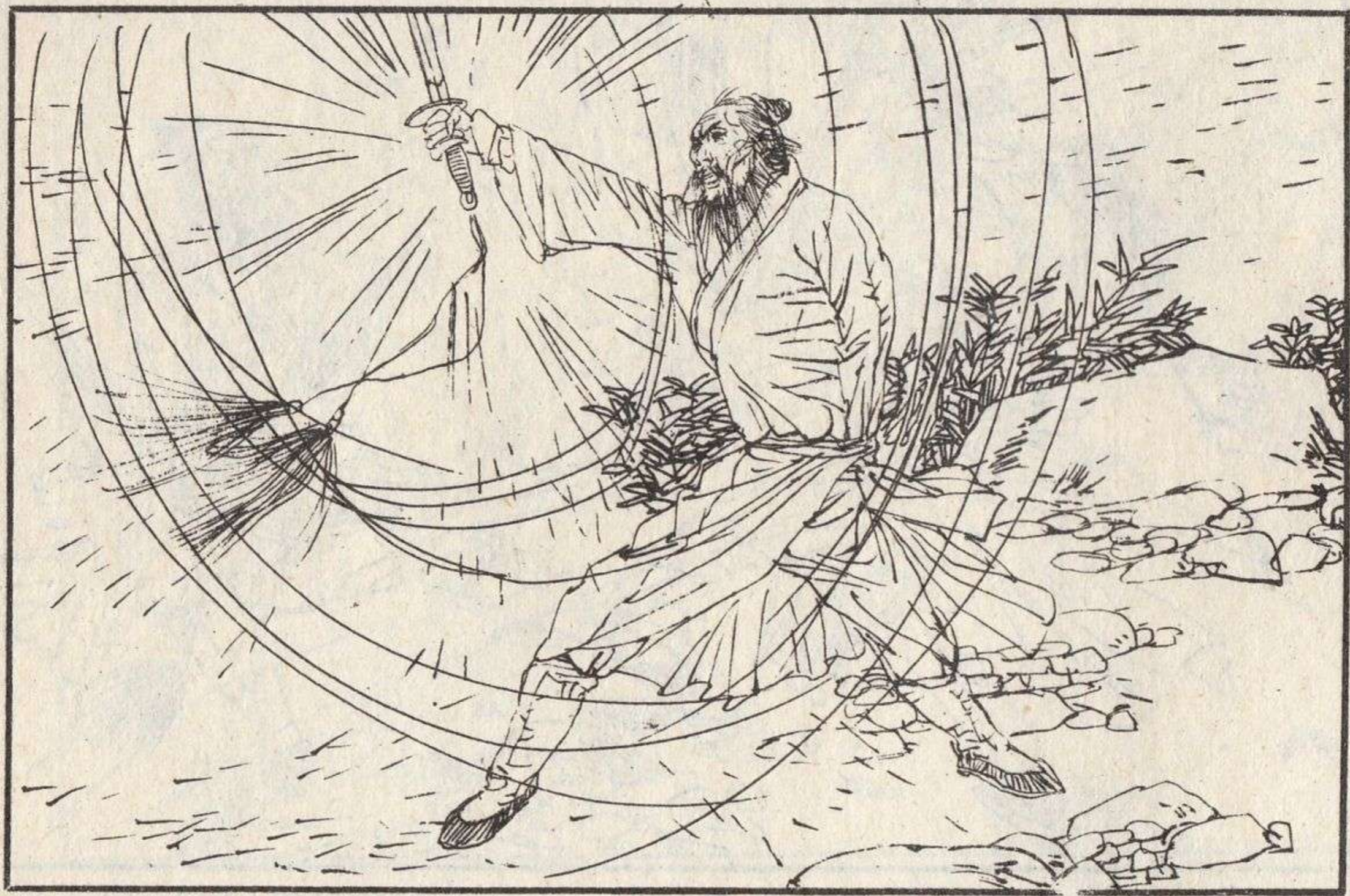
3 “啊哟，啊哟……糟啦！”听了骆冰的惊叫声，文泰来忙问：“怎么？”骆冰道：“那家伙使的是口宝剑，将盾牌上的钩子削断了两根，啊哟，绳索被宝剑割断了……好……唉，这一盾没打中，不好，钩子又断了。”两人的心弦一下子绷紧了。



4 只听骆冰道：“好，无尘道长上去了。总舵主退了下来。”文泰来素知无尘剑法凌厉无比，天下独步，这才放了心。只听得众人齐声欢呼，文泰来忙问：“怎样？”骆冰道：“道长施展追魂夺命剑中的大王鬼剑法，快极啦，张召重在连连倒退。”



5 文泰来道：“这人武功高强，我猜他不会真正连连倒退。”骆冰伸手搂住他的头颈，忽然叫道：“道长在使腿了，这连环迷踪腿当真妙极。好啊！张召重的步法给道长踢乱了。”



6 忽然骆冰“啊哟”一声，文泰来忙问：“什么？”骆冰道：“道长在东躲西让，那家伙不知在放什么暗器。”文泰来凝神静听，只听一阵轻微细碎的叮叮之声，说道：“啊，这是他们武当派中最厉害的芙蓉金针。”



7 骆冰道：“金针似乎不放啦，又打在一起了。”忽然间外面“当”一声响，接着又是一声怒吼。文泰来忙问怎么啦。骆冰道：“道长的剑被削断啦，姓张的这把剑真厉害。这下好了，赵三哥上去啦！”



8 文泰来叫骆冰扶他出去，要看三哥和张召重斗暗器。骆冰伸手相扶，哪知他伤势甚重，一动就痛得厉害，不禁“啊唷”一声。骆冰道：“你安安稳稳躺着，还是我说给你听。”



9 只听得哧哧之声连响，文泰来道：“这是袖箭、飞蝗石、甩手箭。怎么？张召重也用袖箭和飞蝗石？”骆冰道：“那家伙把赵三哥的暗器全伸手接去，又随手打了过来。千臂如来的钢镖、铁莲子、金钱镖象下雨一样，唉，还是给他躲过了。”



10 忽然嘭的一声猛响，一枝蛇焰箭光亮异常，直向张召重射去。赵半山乘张召重在火光照耀下一呆，打出两股独门暗器，一是回龙璧，一是飞燕银梭，张召重忽见迎面白晃晃的一枝弯物斜飞而至，不敢迎头去接，一伸手，抓住它的尾巴。



11 哪知道这回龙璧竟如活的一般，一滑脱手，又飞了回去。赵半山伸手拿住又打了过来。张召重大吃一惊，不敢再接，伸凝碧剑去砍，忽然嗖嗖两声，两枚银梭分左右袭来。



12 他看准来路，纵起丈余。不料铮铮两声响，燕尾跌落，梭中弹簧机关弹动燕头，银梭忽在空中转弯，向上疾射，他暗叫不妙，忙伸手在小腹前一挡，挡掉一只。但另一只银梭无法躲开，终究刺入小腿肚中，他惊叫了一声。



13 赵半山见他受伤，剑招随至，张召重举剑一架。赵半山知他凝碧剑是把利刃，恐损自己剑锋。剑身微侧，已与凝碧剑身贴在一起，运用太极剑中“粘”字诀，竟把凝碧剑拉过数寸。张召重一惊：此人暗器厉害，剑法也是如此了得！不由得怯意暗生。



14 张召重腿下受伤，不敢恋战，再四下一望，但见众侍卫和官兵东逃西窜，囚禁文泰来的大车也已被对方夺去，不由得着急，刷刷刷三剑，将赵半山逼退数步，拔出小腿上银梭，掷了过去。赵半山低头一让，他已直向大车冲去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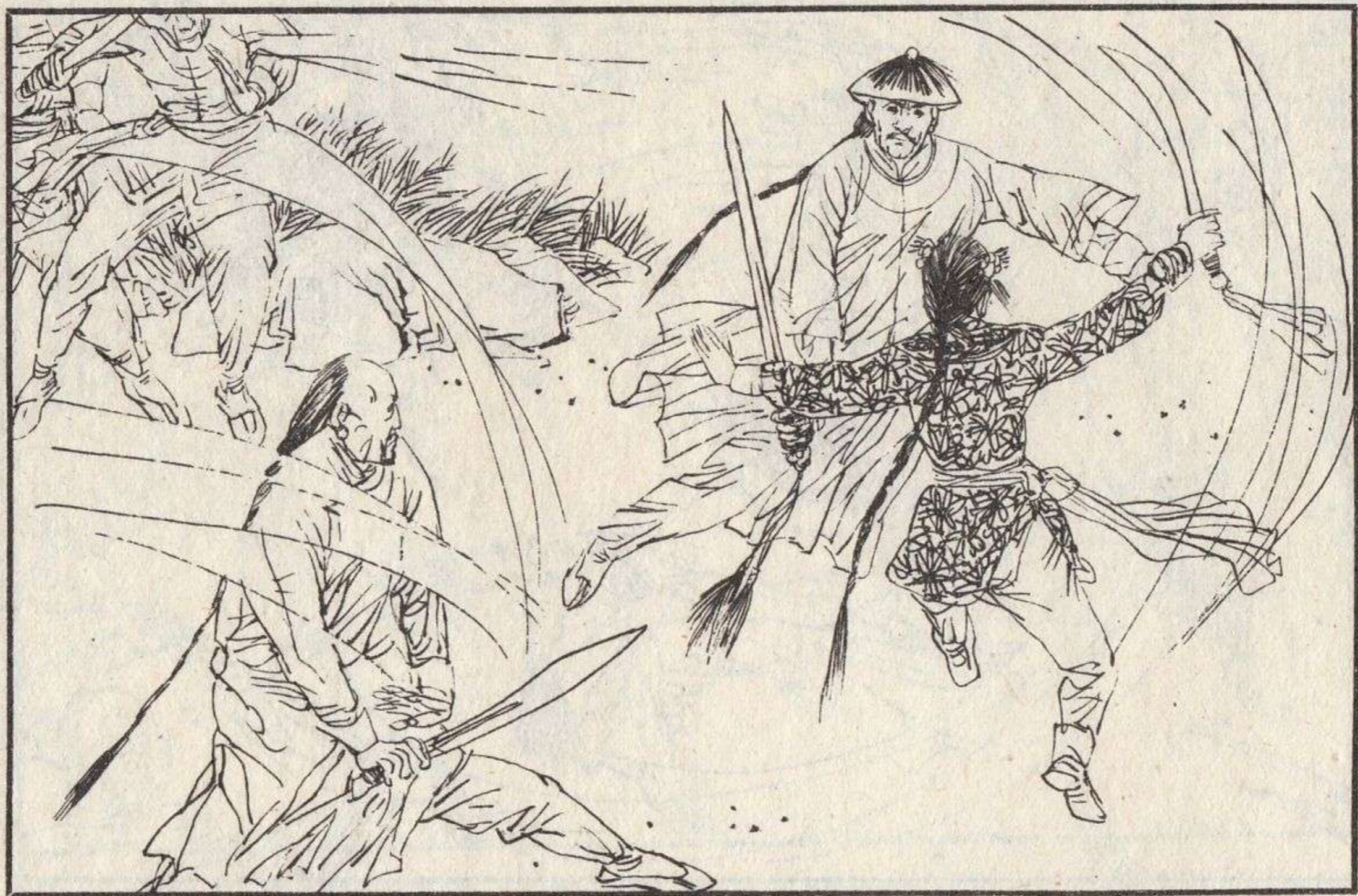
15 骆冰见张召重在赵半山诸般暗器的围攻下手忙脚乱，喜得手舞足蹈。文泰来道：“十四弟呢？他伤势重不重？”骆冰道：“他受了伤……”话未说完，张召重已向大车冲来。骆冰“啊哟”一声，双刀吞吐，挡在车前。群雄见张召重奔近，纷纷围拢。



16 周仲英斜刺里蹿出，拦在当路，金背大刀一立，喝道：“今日与你这小子算算铁胆庄的帐！”张召重见他白须飘动，精神矍铄，听他言语，知是西北武林的领袖人物铁胆周仲英，不敢怠慢，提剑疾刺，周仲英大刀翻转，刀背朝剑身碰去。



17 这时周绮、章进、徐天宏、常氏双侠各提兵刃，四面围攻。张召重见对方人多，凝碧剑“云横秦岭”，画了个圈子。众人怕他宝剑锋利，各自抽回兵器。张召重攻其弱处，对准周绮蹿去。



18 周绮举刀当头砍下，张召重左手伸出，已握住她手腕，反手一拧，将雁翎刀夺了过去。周仲英大惊，两枚铁胆向张召重后心打去。就在此时，陈家洛三颗围棋子已疾飞而至，分打他“神封”、“关元”、“曲池”三穴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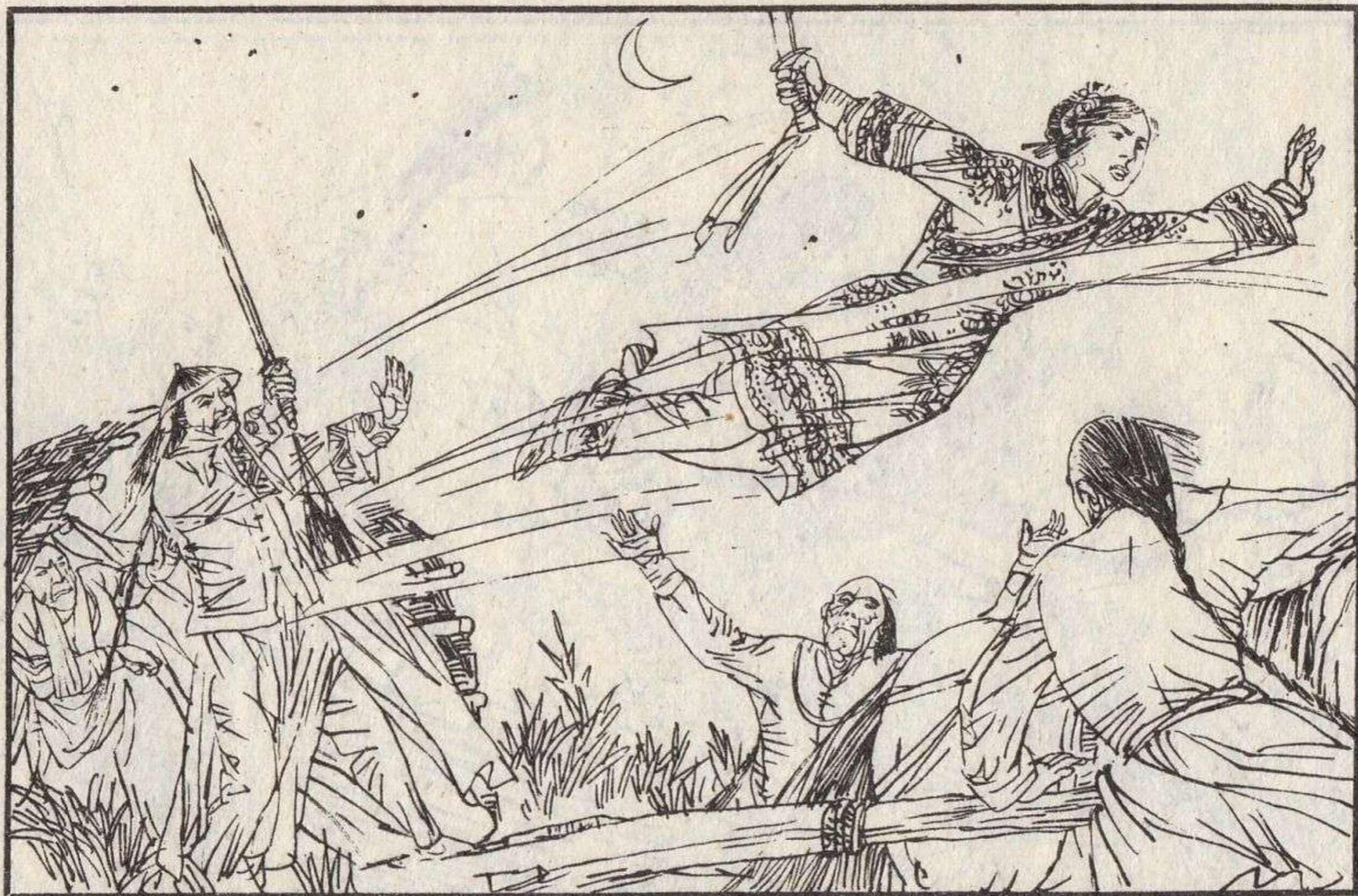
19 张召重心中一寒，心想，黑暗之中，对方认穴如此之准，决非平庸之辈，忙挥剑砸飞棋子，只听得风声劲急，铁胆飞近，张召重听声辨器，转身伸手，去接先打来的那枚铁胆，哪知噗的一声，胸口已被铁胆打中。



20 原来周仲英靠铁胆成名，另有一门独到功夫，先发的一枚势缓，后发一枚势急，初看是一先一后，哪知后发者先至，打人一个措手不及。张召重只觉得胸口剧痛，放开周绮手腕，双臂一振，将挡在前面的章进与徐天宏弹开，奔到车前。



21 骆冰见他冲到，长刀下撩。张召重剑招奇快，削断长刀，乘势纵上大车，拉住骆冰右臂。骆冰右臂被握，短刀难使，便伸拳猛击敌人面门。群英大惊，奔上救援，张召重抓住骆冰后心，向常氏双侠、周仲英等摔来。



22 常氏双侠怕骆冰受伤，双双伸手接住。忽然张召重哼了一声，后心受了文泰来一掌，总算他武功精湛，而文泰来又身受重伤，功力大减，虽说如此，还是眼前一阵发黑，痛彻心肺。



23 他不及转身，左手反手把盖在文泰来身上的棉被一掀，挡住了奔雷手的第二掌，右手反点文泰来“神藏穴”，一把将他拖到车门口，喝道：“文泰来在这里，哪一个敢上来，我先将他毙了！”凝碧剑寒光逼人，加在文泰来颈上。



24 骆冰哭叫：“四哥！”不顾一切地要扑上去，被陆菲青一把拉住。张召重只觉喉头发甜，哇的一声吐出一大口鲜血。陆菲青踏前一步，说道：“张召重，你瞧我是谁？”张召重哼了一声，道：“啊，是陆师兄。你我划地绝交，又来找我作甚？”



25 陆菲青道：“你身已受伤，这里红花会群雄全体到场，还有周老英雄出面相助，你今日想逃脱性命，难上加难。你好好放下文四爷，我请众英雄看我小老儿的薄面，放一条生路让你回去，不过你须得立个誓。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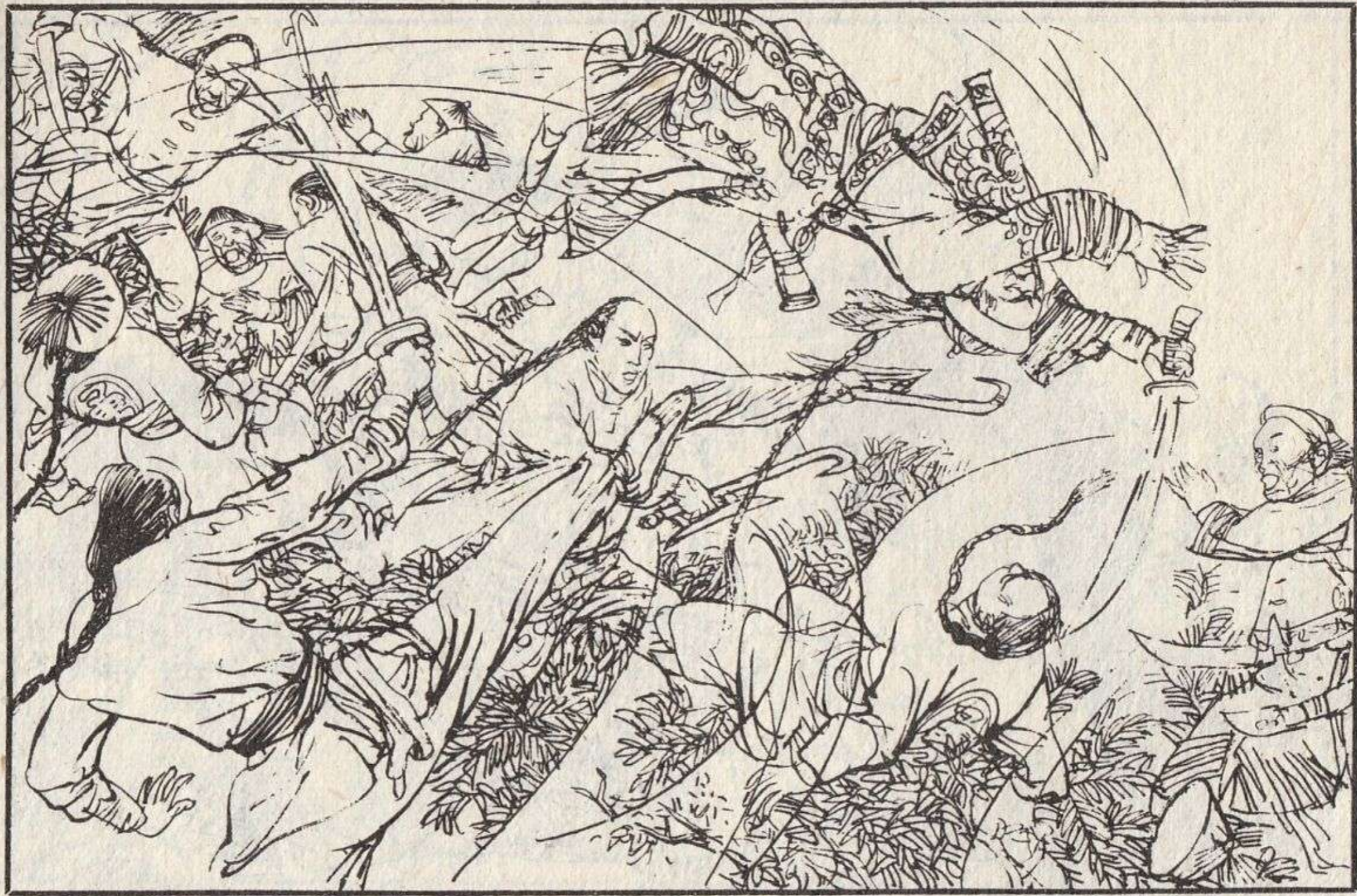
26 张召重眼见强敌环伺，今日有死无生，听了陆菲青这番话，不由得心动，说道：“什么誓？”陆菲青道：“你须从此退出官场，不能再给清廷做鹰犬。”张召重热中功名利禄，要他忽然弃官不做，那真如要他性命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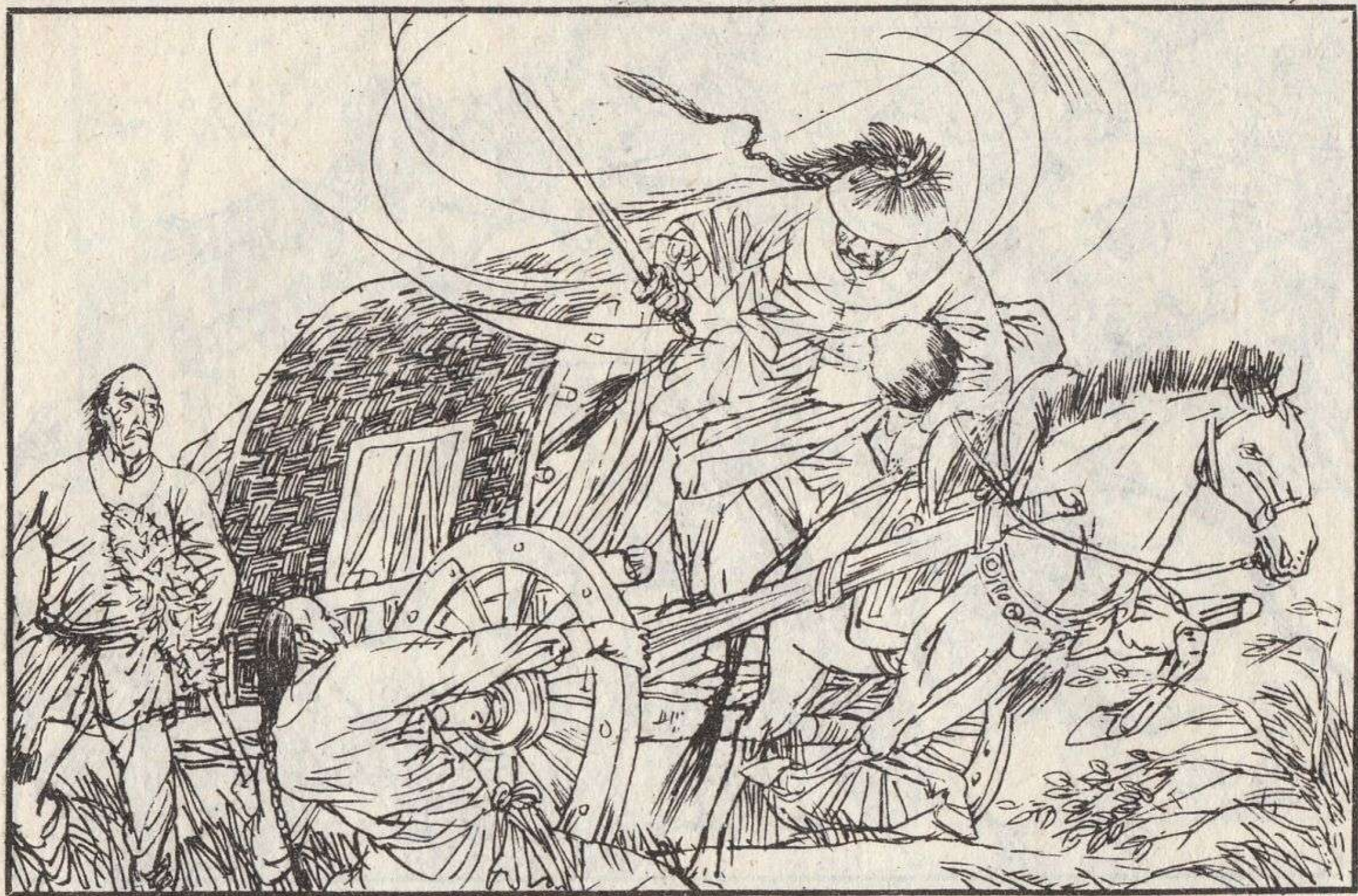
27 张召重喝道：“你们以多胜少，姓张的虽败，也不算丢脸。今日我要和文泰来同归于尽，留个身后之名。”张召重决计舍命相拚，左手放下文泰来，搁在膝头，挽住骡子缰绳一提，大车向前驰去。



28 群雄待要上前抢夺，又怕他狗急跳墙，真个伤害文泰来性命，投鼠忌器，好生为难。骆冰见丈夫受他挟制，不言不动，眼睁睁见大车一步步地远去，不禁五内俱焚，泪流满面。



29 瑞大林见张召重驾着大车过来，命兵丁预备弓箭接应，说道：“听我号令放箭！”陈家洛见张召重驶向清兵队中，高声叫道：“九哥、十三哥、孟大哥、安大哥速去冲散鹰爪！”卫春华等提起兵刃，朝清兵队里杀去。



30 陈家洛又向众人轻声嘱咐，大家点头奉命。赵半山首先蹿出，手一扬，两枝袖箭钉入拖着大车的骡子双眼。章进奔近大车，奋起神力，拉住车辕，大车顿时不再移动。常赫志、常伯志兄弟抢到大车左右，两把飞抓向张召重抓去，张召重挥剑挡开。



31 杨成协大喊一声，跳上大车来抱文泰来。张召重劈面一拳，杨成协身子一侧，用右肩接了他这一拳，双手去抱文泰来，同时无尘和徐天宏在车后钻进，袭击张召重后背，陈家洛与心砚两人“燕子穿云”，飞身纵上车顶，俯身下攻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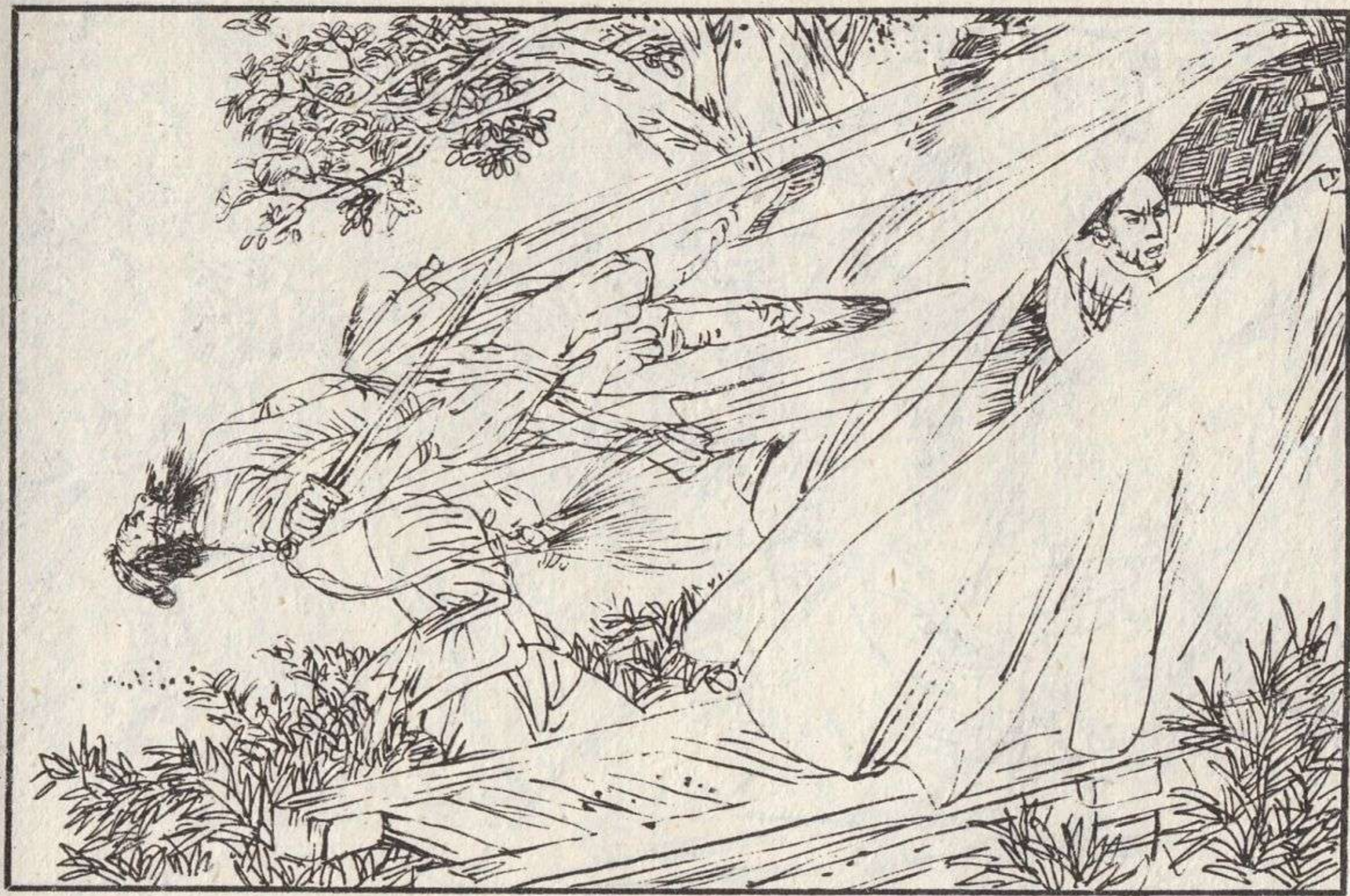
32 张召重一拳打在杨成协肩头，见他竟若无其事地受了下来，心中一愣，百忙中哪有余暇细想，见他去抱文泰来，左手一把抓住他后心，右手单剑横挡常氏兄弟两把飞抓，一招“倒提金钟”，把杨成协的肥大身躯扯下车来。



33 火手判官眼观六路，耳听四方，只听得头顶后心皆有人袭到，身子前俯，左手已抓到一把芙蓉金针，微微侧身，向车后和车顶众人射去。



34 陈家洛见他挥手，知他施放暗器，盾牌在身前一挡，叮叮数声，金针跌落在地，右掌在心砚肩上一推，将他推下车顶，手法奇快。只听得心砚“啊哟”连声，知他中了暗器，忙跳下去护救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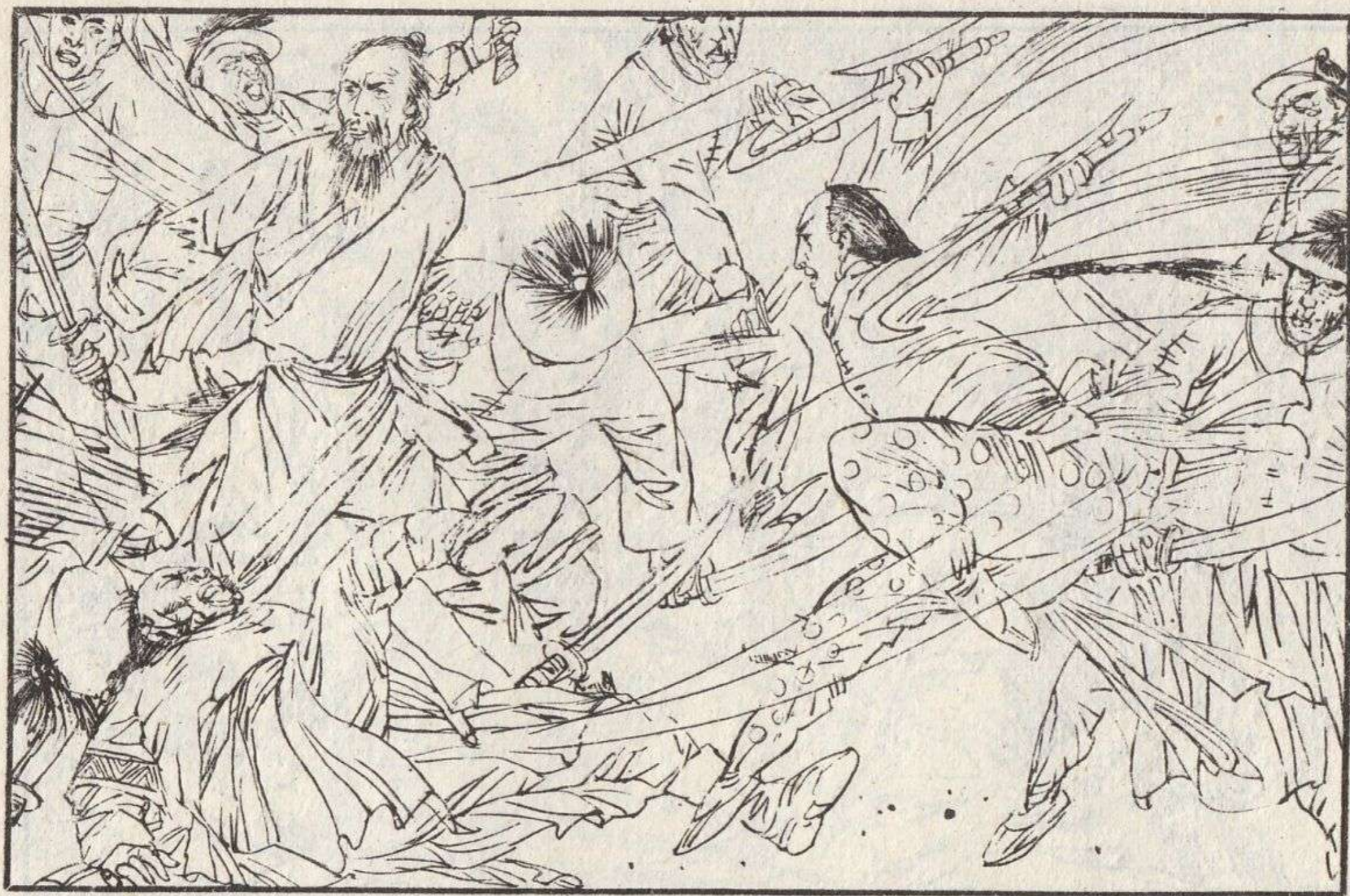
35 那边无尘和徐天宏在车后进攻，金针掷来，无尘功力深厚，向后一仰，一蹬脚，竟如一枝箭般从大车里向后飞出去，金针竟追不上。徐天宏可没这手功夫，只得掀起车中棉被一挡，左肩露出了空隙，只觉得一阵酸麻，跌下车来。



36 章进急忙扶起，问：“七哥，怎么了？”语声未毕，忽然背上中了一箭，剧痛使他险些栽倒。只听得陈家洛大呼：“众位哥哥，大家聚拢来。”这时，背后箭如飞蝗般射来，章进左手搭在无尘肩上，右手挥动狼牙棒不住拨打来箭。



37 原来不知何时，黑压压的大队清兵正自东面拥来，千军万马，声势惊人。群雄逐渐聚集，卫春华等也已退转。陈家洛道：“哪两位哥哥去冲杀一阵？”无尘与卫春华应声而出。陈家洛道：“三哥、五哥、六哥，咱们再来。”四人分头攻向大车。



38 卫春华手提双钩，冒着箭雨，杀奔清兵阵前。无尘赤手空拳，夺了一柄剑，以剑拨箭，跟在卫春华后面，四下冲杀。清兵势大，这两个人哪能阻挡得住？不一刻，先头官兵马队已奔到群雄跟前。



39 张昭重见援兵到达，大喜过望。这时他呼吸紧迫，知道自己伤势不轻，忽见陈家洛等又攻上车来，不敢抵抗，举起文泰来团团挥舞。



40 这时，数十骑马队已举马刀向陈家洛等砍来。陈家洛眼见如要硬夺文泰来，势必伤了他性命，当下一声唿哨，常氏双侠冲向土丘。



41 四人奔到，见众人已聚齐，一点人数，无尘、卫春华杀入敌阵未回，此外还不见了徐天宏、周绮两人。陈家洛道：“十三弟，你与四嫂冲到河边，备好筏子。”骆冰伤心过度，心中空旷空旷地随着蒋四根去了。



42 忽然，清兵两边散开，人巷里冲出几骑来。当先一人正是无尘道人，后面安健刚拖着卫春华的双手。陈家洛见卫春华满身血污，大惊之下，当即迎上前去断后。清兵见这几个人凶狠异常，不敢阻拦，让他们退到土丘之后。



43 陈家洛忙来看卫春华伤势，无尘道：“九弟杀脱了力，有点神志糊涂了。”陈家洛道：“见到七哥、十二郎和周姑娘吗？”无尘道：“没见，我去找。”



44 无尘上马提剑，冲入清兵队中。他双腿夹在坐骑胸骨上，上身向前伸出，挥剑替马匹开路，清兵“啊！”“唷！”声中，无尘马不停蹄，在大队人马中兜了个圈子，杀了十余人，又再绕回，四下寻找，全不见徐天宏等的踪影。



45 群雄俱各担心徐天宏等已死在乱军之中，只是心中疑虑，不敢出口。忽然间远处尘头大起，当先一骑飞奔而来，看出是蒋四根，只听他高声大叫：“快退，快退，铁甲军冲过来了！”陈家洛道：“大家上马，退到河边。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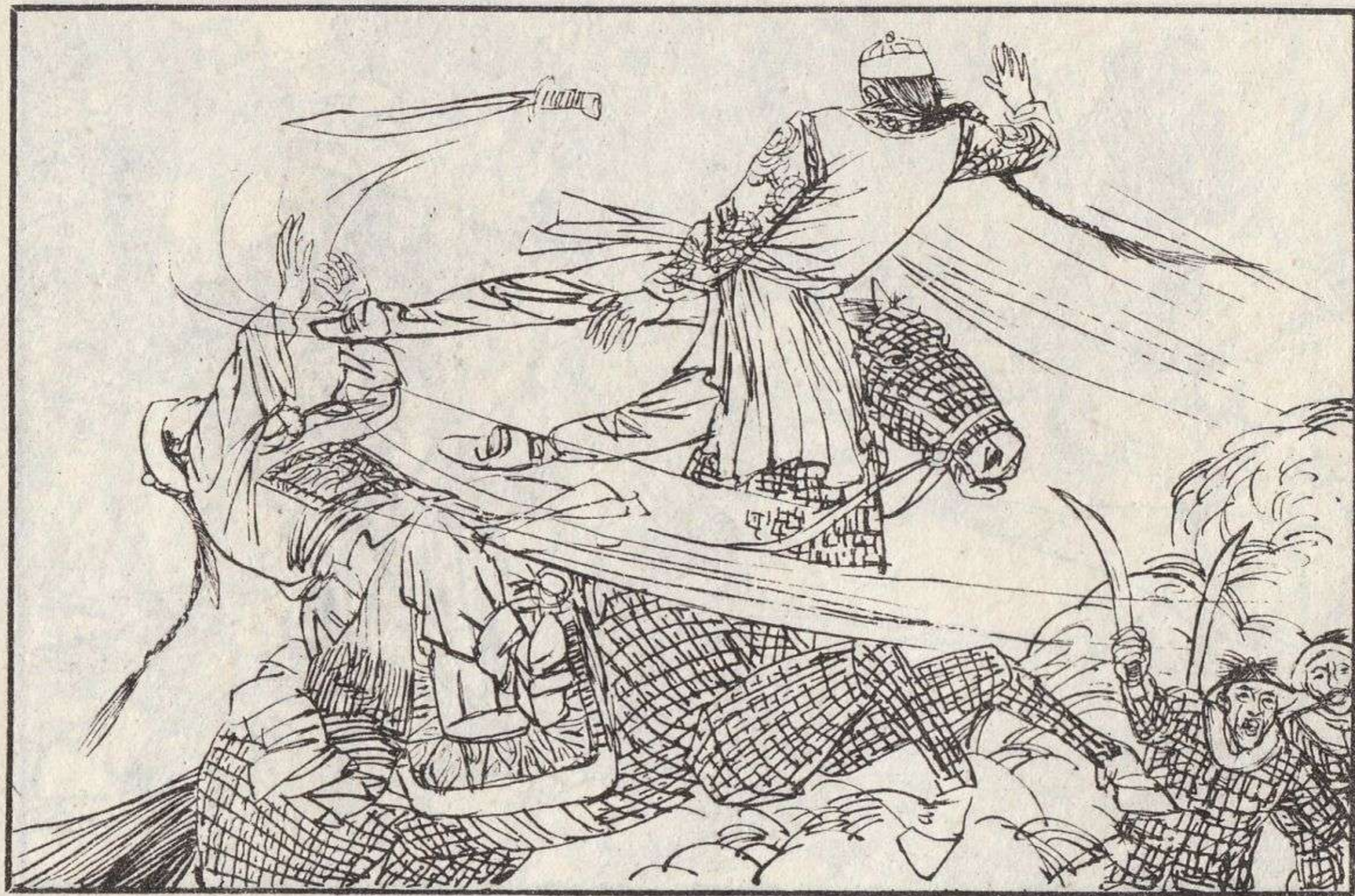
46 各人刚骑上马，火光里铁甲军已经冲到。常氏双侠见清兵来势凶猛，领着众人绕向右边，索性冲进清兵队中。常氏双侠嫌飞抓冲杀不便，藏入怀里，一个夺过大刀，一个抢了枝长矛，刀砍矛挑，杀开一条血路，直冲向黄河边上。



47 铁甲军虽然惯用神臂弓，但见他们冲入自己阵里，黑夜里不敢使用硬弩，怕伤了自己人，只是随后围来。一时间，黄河边人马践踏，乱成一团。



48 群雄互相不敢远离，混乱中奔到河边。骆冰撑着羊皮筏子靠岸，先接章进等伤者下筏。正在此时，清兵强弩已纷纷射到。陈家洛要大家赶快上筏，自己和无尘道长、三哥、周老英雄又返回冲杀。



49 铁甲军训练有素，虽见对方凶狠，仍鼓勇冲来。陈家洛一个“燕子三抄水”，纵到一名将官跟前。那将官举刀砍来，刀到半空，突然手腕奇痛，那刀已到陈家洛手中，同时身子一麻，被拖下马来，做了俘虏。



50 清兵见主将被擒，忙来争夺，但已不敢放箭，陈家洛揪住那将官的辫子，在清兵喊叫声中奔向河边，与无尘、赵半山、周仲英都纵到了筏上。蒋四根、骆冰双桨摇动，将筏子划向河心。



51 两只羊皮大筏向下游如飞般冲去。群雄定下心来，照料伤者。赵半山擅长医治箭伤，遂替杨成协和章进裹了伤口。心砚中了数枚金针，赵半山从药囊中取出一块吸铁石，将金针一枚枚地吸出，再替他敷药裹伤。



52 骆冰以桨当舵，一言不发。这一仗没救出文泰来，反失落了徐天宏、周琦二人，余鱼同也不知落在何方。陈家洛解了那清军将官的穴道，问他：“你们大军自何处赶来？”那将官道：“定边兆惠将军奉了圣旨，要不日攻取回部，我们受命支援。”



53 陈家洛不解道：“回人好端端的，又去打他们干什么？”那将军道：“这个我就知道了。”陈家洛道：“你们怎么又管我们的闲事？”那将官道：“兆大将军得报有小股土匪骚扰，命小将领兵打发，大军却没停下。”



54 陈家洛又将兆惠大军的人数、行军路线、粮道等问个仔细。待筏子靠岸，陈家洛对常氏双侠说：“五哥六哥，你们两位赶回头，查看四哥、七哥、周姑娘的下落，要是落入了官差之手，速奔北京大道，待咱们碰头后再设法打救。”



55 陈家洛向石双英道：“十二哥，我想请你办一件事。”“请总舵主吩咐。”陈家洛从心砚背上包裹中取笔墨纸砚，在月光下写了一封信，说道：“这封信请你送到回部木卓伦老英雄处。朋友有难，咱们不能袖手。”石双英骑上快马，绝尘而去。



56 再说周绮在乱军之中与众人失散，满眼望去，全是清兵，心中慌乱，随手砍翻了几名，纵马落荒而逃。黑暗中马足不知在什么东西上一绊，突然跪倒。她此时又疲又怕，坐得不稳，一个倒栽葱跌下马来，晕了过去。



57 幸而天黑，清兵并未发现。昏迷中也不知道过了多少时候，突然眼前一亮，隆隆巨响，接着脸上一阵清凉，许多水点泼到了头上，睁眼看时，只见满天乌云，大雨倾盆而下。



58 她正要爬起躲雨，忽然身旁坐起一个人来，周绮吃了一惊，忙从地上抓起单刀，正想砍去，两人都惊叫起来，原来那人是徐天宏。徐天宏叫道：“周姑娘，怎么你在这里？”



59 对于徐天宏，周绮素来不喜欢，专和他拌嘴，但此时遇到他，却高兴得要掉下泪来。她问道：“我爹爹呢？”徐天宏忽打手势叫她伏下，轻声道：“有官兵。”周绮忙俯身卧地。



60 这时天已黎明，大雨之中，见数十名清兵在掩埋死尸。一名把总骑了马过来查看尸体，徐天宏一个箭步，已蹿了上去，挥刀斜劈。那把总举起马鞭一挡，连鞭带头给砍下马来。



61 徐天宏挽住马缰，叫道：“快上马！”周绮跃上马背，徐天宏放开脚步，跟在马后。众清兵发现二人，大声呐喊，各举兵刃追来。



62 徐天宏未奔几十步，左肩上被金针射中处愈感疼痛，难以忍受，一阵昏迷，跌倒在地。周绮回头观看敌情，忽见徐天宏跌倒，忙勒转马头，奔向他身旁。



63 周绮俯身伸手，将他提起来，横置鞍上，刀背敲击马臀，那马如飞而去。众清兵叫了一阵，哪里追赶得上。



64 周绮见清兵相离已远，催马走进一片黑压压的森林。这时雨已停歇，她下了马，见徐天宏仍是神志昏迷，便把他抱下马来，放在草地上，眼前这人不知是死是活，这位不到二十岁的姑娘，不禁悲从中来，抱头大哭。



65 徐天宏在地上躺了一会，神志渐清，微微睁开眼睛，他左肩又痛，不由得“啊哟”一声。周绮见他醒转，心中大喜，急忙擦干泪水。徐天宏道：“我肩上中了三枚金针，打进肉里去了，劳你的驾，请用刀把肉剜开，拔出来吧。”



66 周绮半夜恶斗，杀了不少官兵，面不改色。现在要她去剜徐天宏肩上肌肉，反倒踌躇起来。徐天宏道：“我挺得住，你动手吧！”周绮照他的话做了，将针孔旁肌肉捏紧，提刀尖刺入肉里，轻轻一转，鲜血直流出来。



67 徐天宏咬紧牙关，一声不响，满头都是黄豆般大的汗珠。周绮将肉剜开，露出了针尾，右手拇指食指紧紧捏住，力贯双指一拽，将金针一枚枚拔了出来。



68 然后周绮用事先烧的草木灰按住创口，拿布条缚好，见他汗流满面，仍是脸露笑容，不禁暗暗钦佩。这时她满手是血，说道：“你躺在这里别动，我去给你找点水喝。”



69 她奔出林来，走了数百步，找到一条小溪，将手中的血在溪中洗净，俯身溪上，突然看见自己的水中倒影，只见头发蓬松，身上衣服既湿又皱，脸上又是血渍又是污泥，简直不成人样子，心想：“糟糕，这副鬼样子全叫他看去了。”



70 她遂以溪水当镜，洗了脸，十指当梳，将头发梳好编了辫子，在溪里舀些水喝了。然后从怀里取出一条汗巾，在溪水里洗干净，浸得透湿，这才回去。



71 徐天宏刚才和周绮在一起，强行忍住，此时肩上剧痛难当，等她回转，已痛得死去活来。周绮见他脸上却装得并不在乎，怜惜之情，油然而生，叫他张开嘴，将汗巾所浸溪水挤到他口中，轻轻问道：“痛得厉害吗？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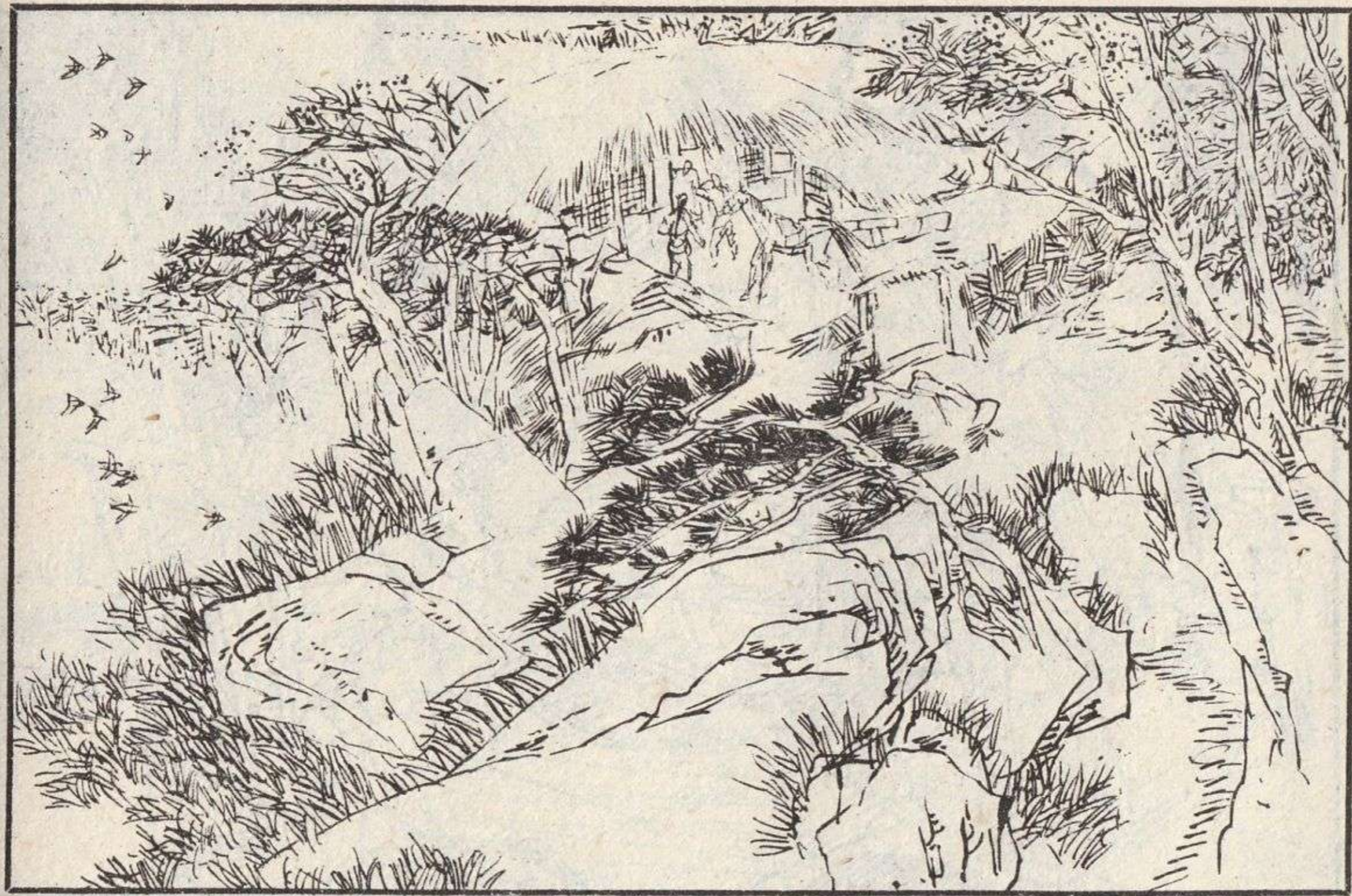
72 徐天宏一直将这个莽姑娘当作斗智对手，心中不存男女之见。哪知自己受伤，偏偏是这个朋友中的唯一对头来救护自己，心中对所怀厌憎之情一时尽除。这时他听了周绮软语慰问，感动地道：“好些了，多谢你。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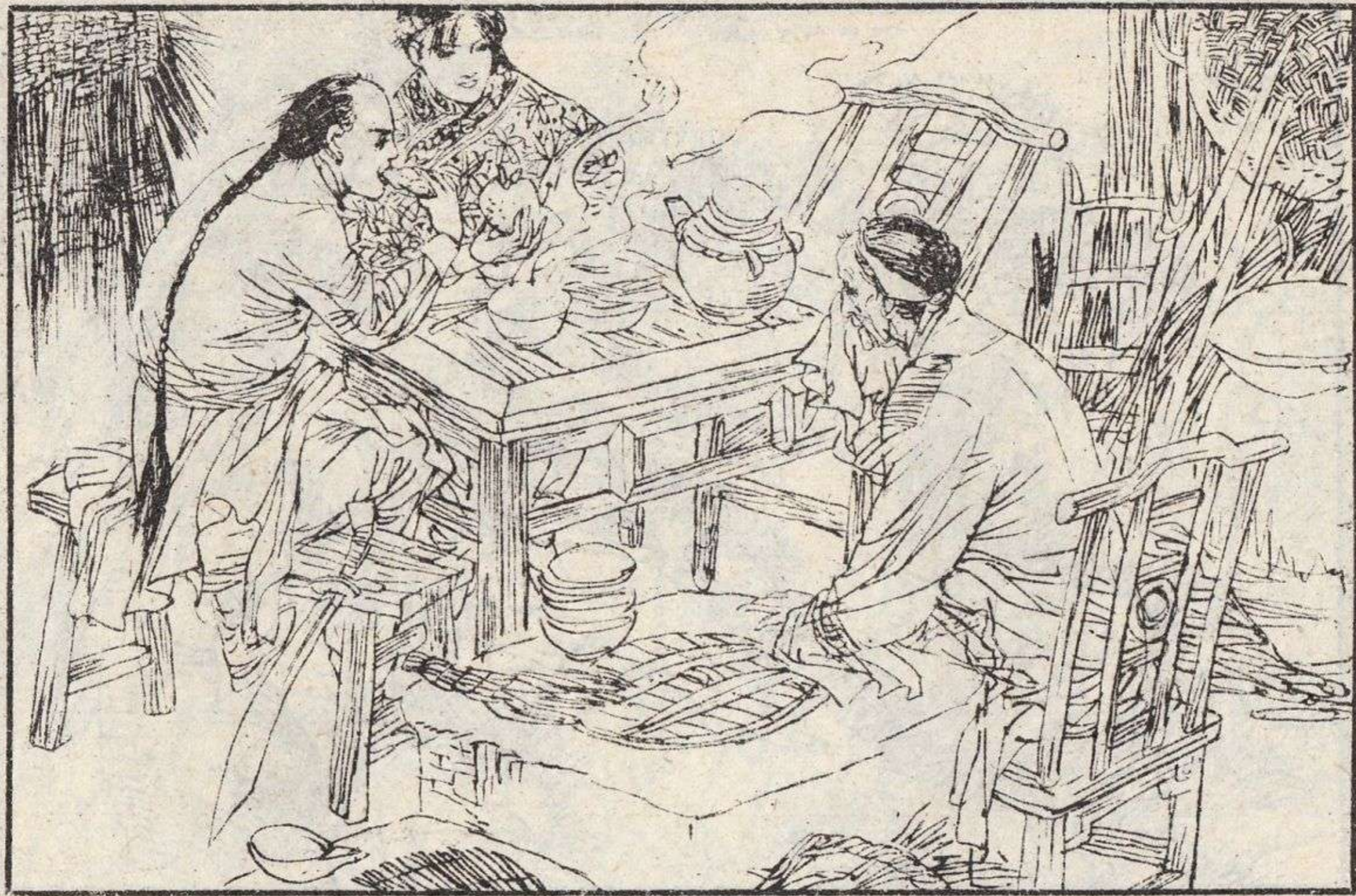
73 徐天宏沉思了一会，道：“咱们在这里不是办法，得找个偏僻农家，就说咱们是兄妹俩，路上遇到大军，把行李包裹都抢去啦，还把咱们打了一顿。”二人商量已定，周绮将他扶起。



74 周绮让徐天宏骑上马，两人出得树林，择拣小路而行。西北是荒僻之地，两人走了一个多时辰，又饥又累，好不容易才望见一缕炊烟。



75 走近时见一间土屋，徐天宏下马拍门，过了半晌，出来一个老妇，见两人装束奇特，不住地打量。徐天宏把刚才编的话说了，临了又道：“我兄妹俩走了一天一夜，眼下饥渴难当，还需叨扰您老，赐些吃食。”那老妇把他们让了进去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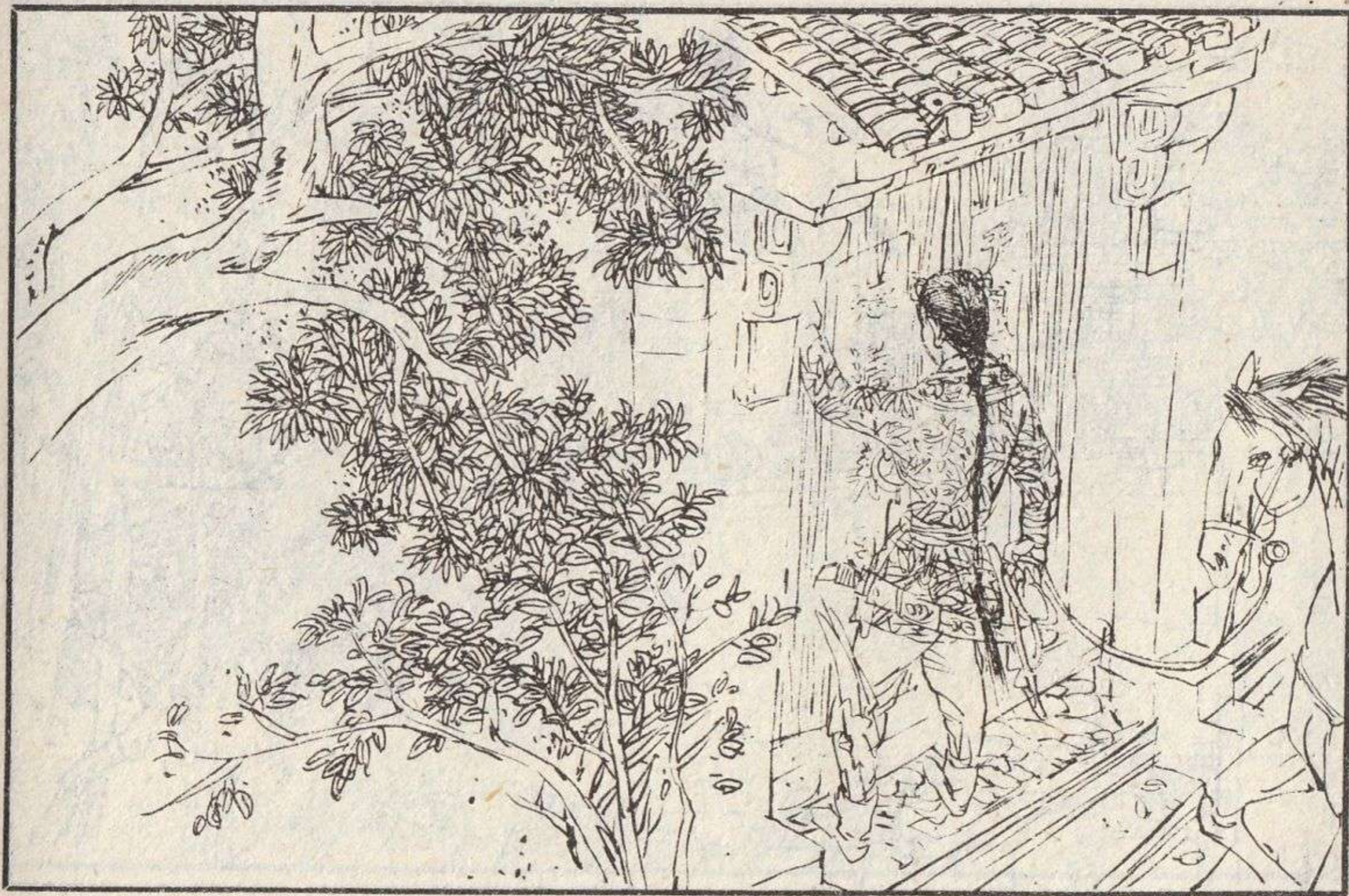
76 老妇拿出几个麦饼来，两人饿得久了，吃得十分香甜。拉家常时，才知那老婆婆姓唐，儿子到镇上卖柴时，一扁担把咬他的狗打死了。狗主是镇上大财主唐六爷，当场叫家丁把她儿子打死。第二夜，媳妇也上了吊，留下老婆子孤苦伶仃一人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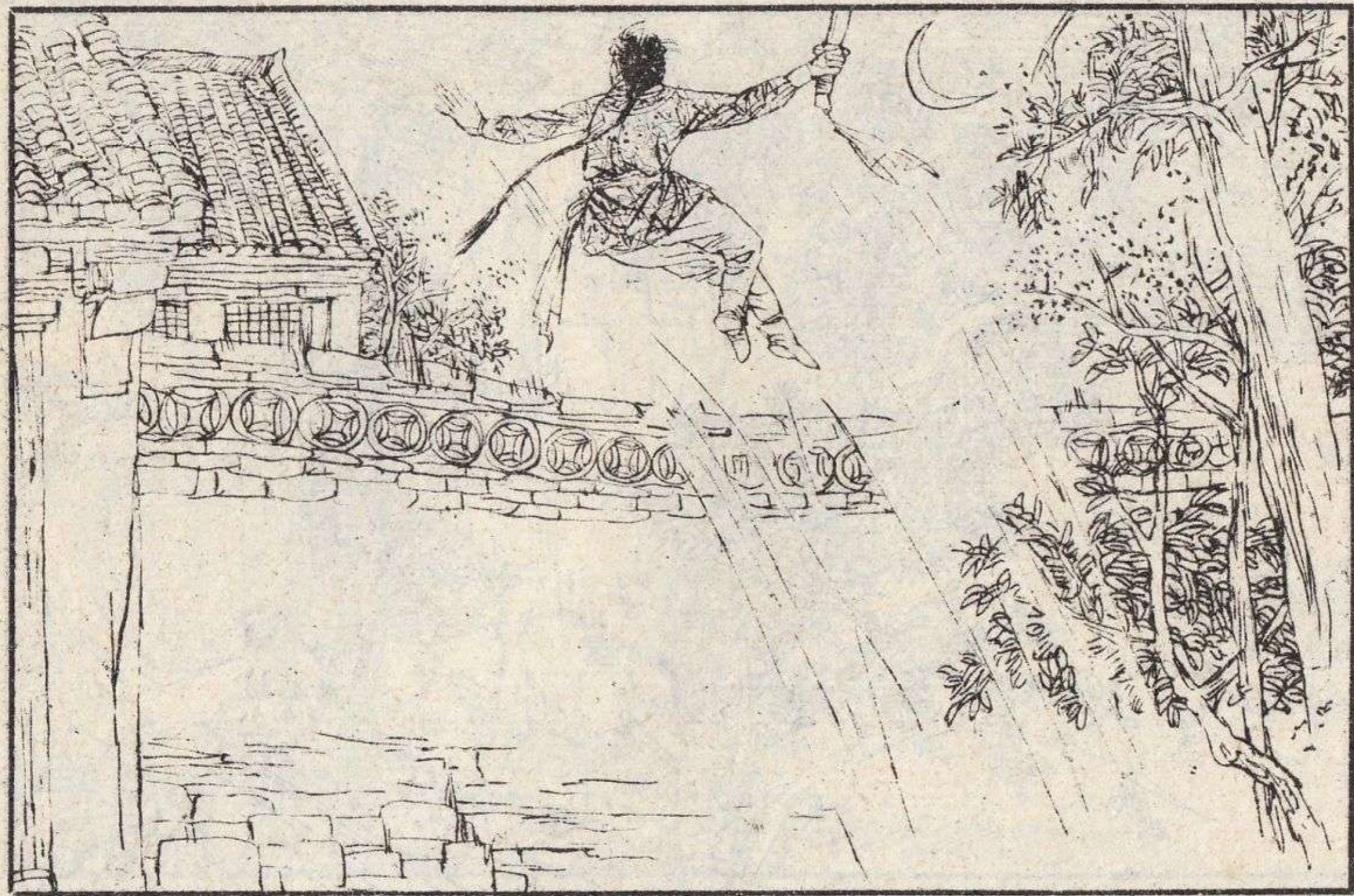
77 周绮一听大怒，霍地站起，抄起单刀，问清那财主住处，然后对徐天宏道：“哥哥，我出去一下，你在这里休息。”徐天宏见她神情，知她要去杀那唐六爷，说道：“要吃‘糖’嘛，晚上吃最好。”周绮一愣，明白了他意思，点了点头。



78 到了傍晚，徐天宏忽然胡言乱语起来。周绮在他额角上一摸，烧得烫手，想是伤口化脓，忙问老婆婆：“镇上有大夫吗？”老婆婆道：“有，曹司朋大夫的本事最好，不过他架子很大，向来不肯到我们乡下来看病。”



79 周绮问清曹大夫住所，并请婆婆代为照应徐天宏，自己骑了马一口气奔到文光镇。天已入夜，她到了曹家，打了半天门，才有个家人出来，周绮忍气道：“来请曹大夫去瞧病。”那家人白了她一眼，啪的一声，把门关了。



80 周绮在门上一阵猛敲，里面声息全无，心中大怒。她纵身跳进院子，四下张望，见一间房子纸窗中透出灯光，便轻轻走过去伏下身来，只听得有两个男人在说话。



81 她用手指蘸了唾沫，湿破窗纸，附眼一望，见两个男人在里面说话。一个身材粗壮，另一个是瘦长条子。只见那壮汉拿了四只元宝放在桌上，说道：“曹老哥，这里是二百两银子，咱们是老交易，老价钱。”



82 那瘦子道：“唐六爷，这红纸包的给那娘儿吃，不一会就人事不知，你爱怎样摆布就怎么摆布。这黑纸包的给那男人服，你只说给他医伤，吃后不久，他就伤口流血而死。六爷，你人财两得，酬劳兄弟二百两银子，似乎少了点吧？”



83 那壮汉道：“曹老哥，那娘们相貌的确标致，原以为是男的，后来瞧出来她是女子扮的，嘿嘿，送到嘴边的肥肉不吃，真是活傻子！那个男的，真的没多少油水，只是他们两人一路，我要了那娘们，总不能让那男的再活着。”



84 那瘦子道：“你不说他有一枝金子打的笛子吗？”那壮汉道：“好啦，好啦，我再添你五十两。”又拿出一只元宝来。周绮未料到那财主唐六爷竟在此地，听他们又在商量伤天害理之事，越听越怒，一脚踢开房门冲了进去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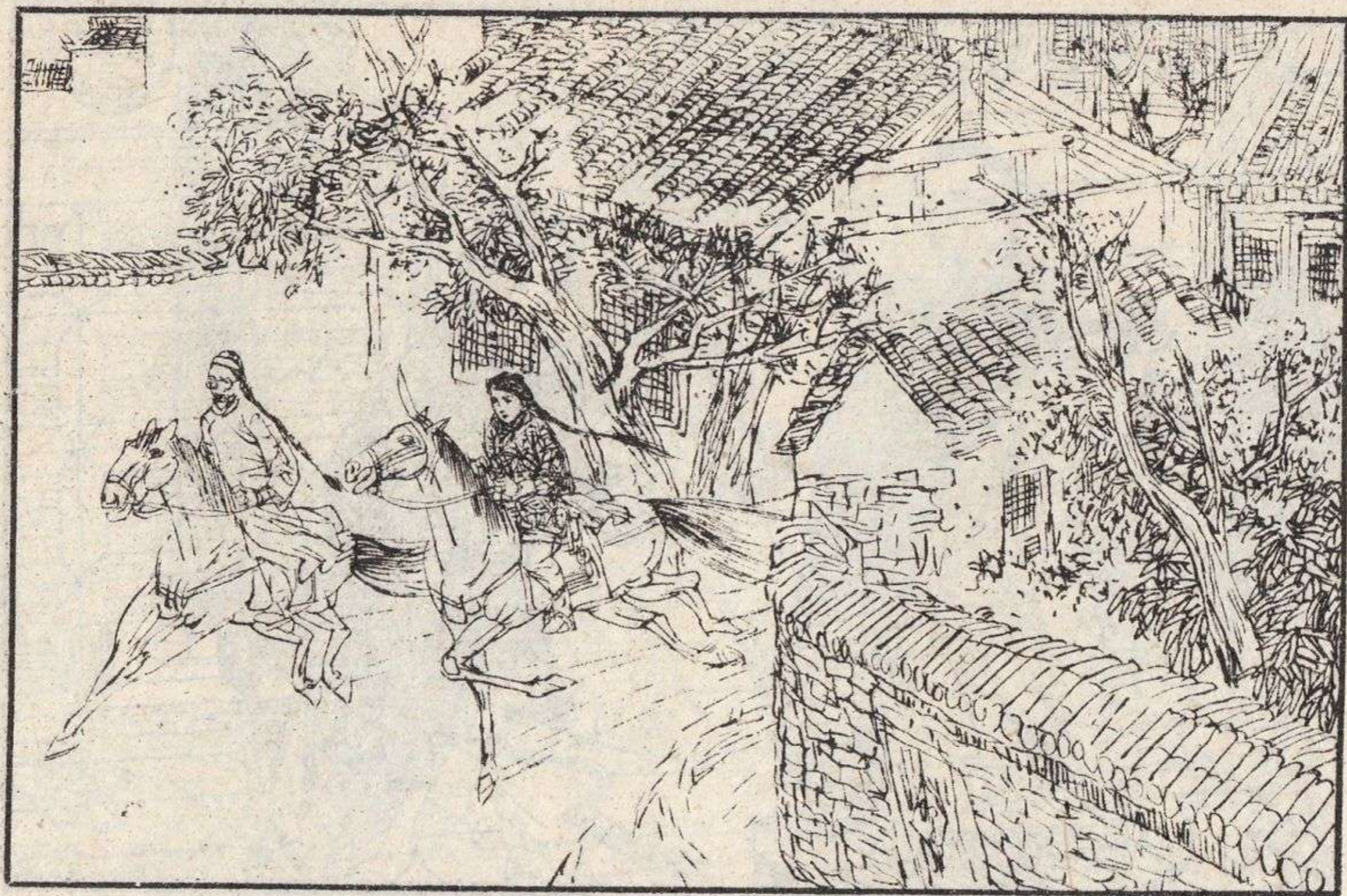
85 那壮汉叫声“啊哟”，飞脚踢她握刀的手腕。周绮单刀翻处，顺手将他右脚剁了下来，跟着一刀，刺进心窝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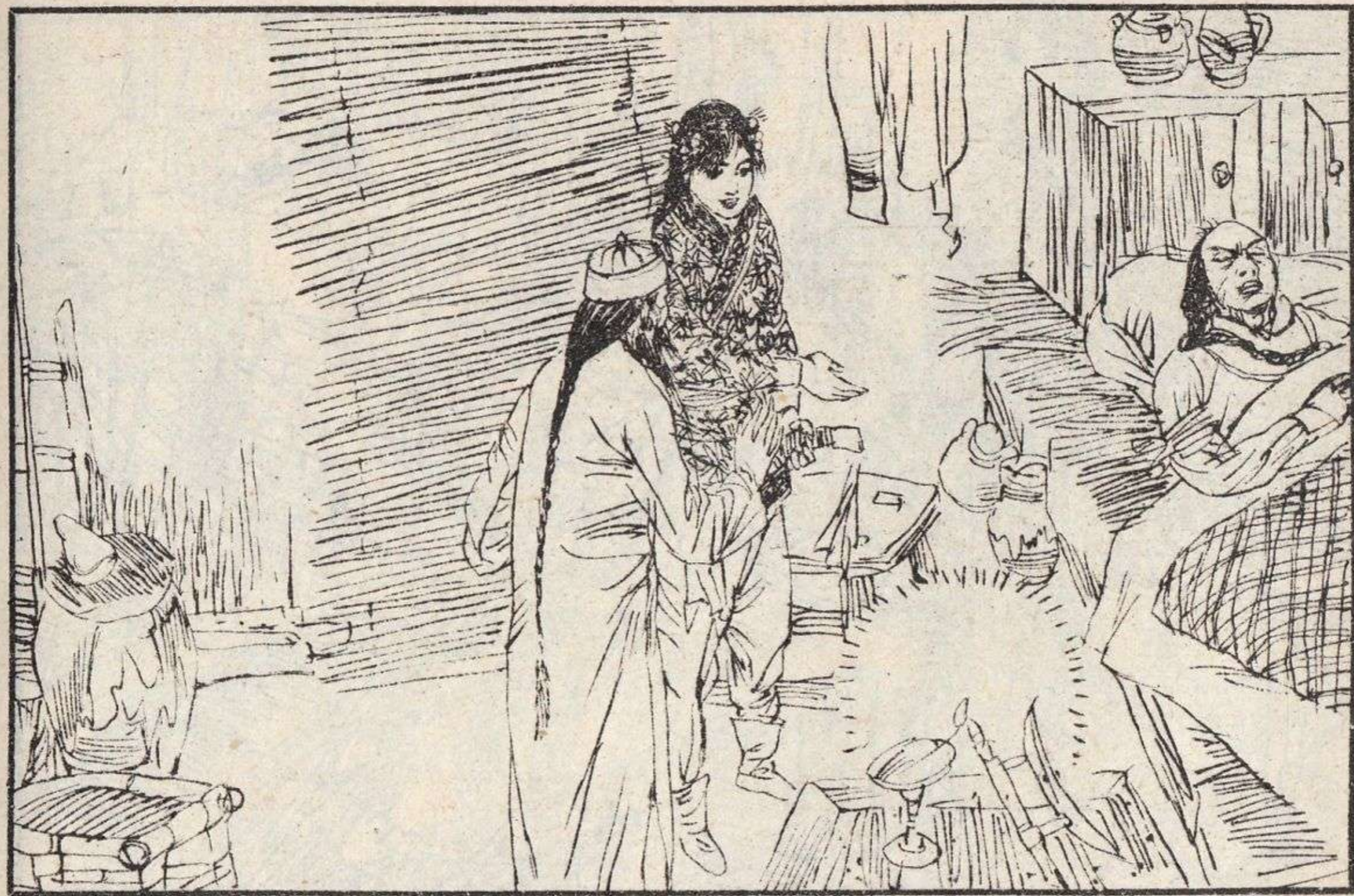
86 周绮拔出刀来，左手抓住瘦子胸口衣服，喝道：“你就是曹司朋么？”那瘦子双膝一曲，跪倒在地，说道：“求……姑娘……饶命……我再也不敢了。”



87 周绮道：“谁要你的性命？起来！”曹司朋战战兢兢地立起，双膝发软，站立不稳，又要跪下。周绮将桌上五只元宝和两包药都放在怀里，说道：“出去！”



88 曹司朋不知她用意，也不敢作声，只得慢慢走出房来，开了大门。周绮叫他牵了马匹，两人上马驰出镇去。



89 不到一个时辰，两人已来到那老妇家。周绮一把将曹司朋揪过，走到徐天宏炕前，说道：“我哥哥受了伤，你快给他医好。”曹司朋一听是叫他治病，这才放下心来。



90 曹司朋瞧了徐天宏脸色，诊了脉，看了伤口，说道：“我去镇上拿药，没药也是枉然。”周绮知他想逃，道：“你开药方；我去买药。”曹司朋无可奈何，只得从怀里取出纸笔，开了方子。



91 周绮等他写完，将他双手反剪缚住，放在炕边。自己又骑马到镇上配了十多帖药，回到老妇家时天已大明，忙和老婆婆把药煎好，盛在一只粗碗里，拿到徐天宏炕边，推醒他。徐天宏见她满脸汗水尘灰，忙坐起来把碗接过，心中十分感。



92 徐天宏心念一动，将药碗递到曹司朋口边，叫他先喝两口。曹司朋只得张嘴喝了两口，苦笑道：“医生有割股之心，哪会害人？”周绮已明白徐天宏之意，怒道：“你和唐六爷商量要害人家姑娘，谋人家金笛子，都给我听见了，你还嘴硬？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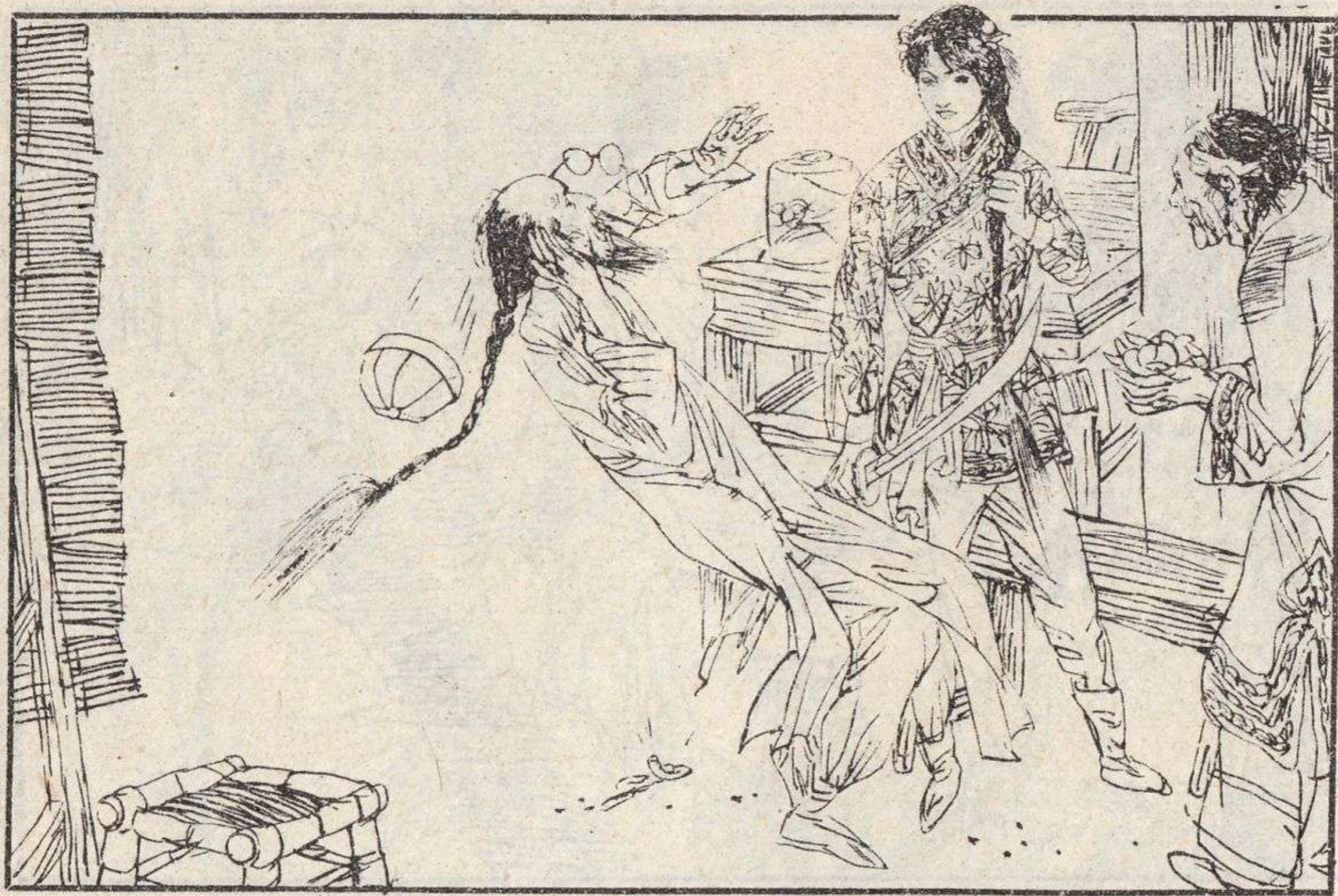
93 徐天宏一听金笛子，忙问原因。周绮将听到的话说了一遍，并告诉老婆婆，已为她儿子媳妇报仇雪恨，将财主唐六爷杀了。那老婆婆又是眼泪又是鼻涕，不住地感谢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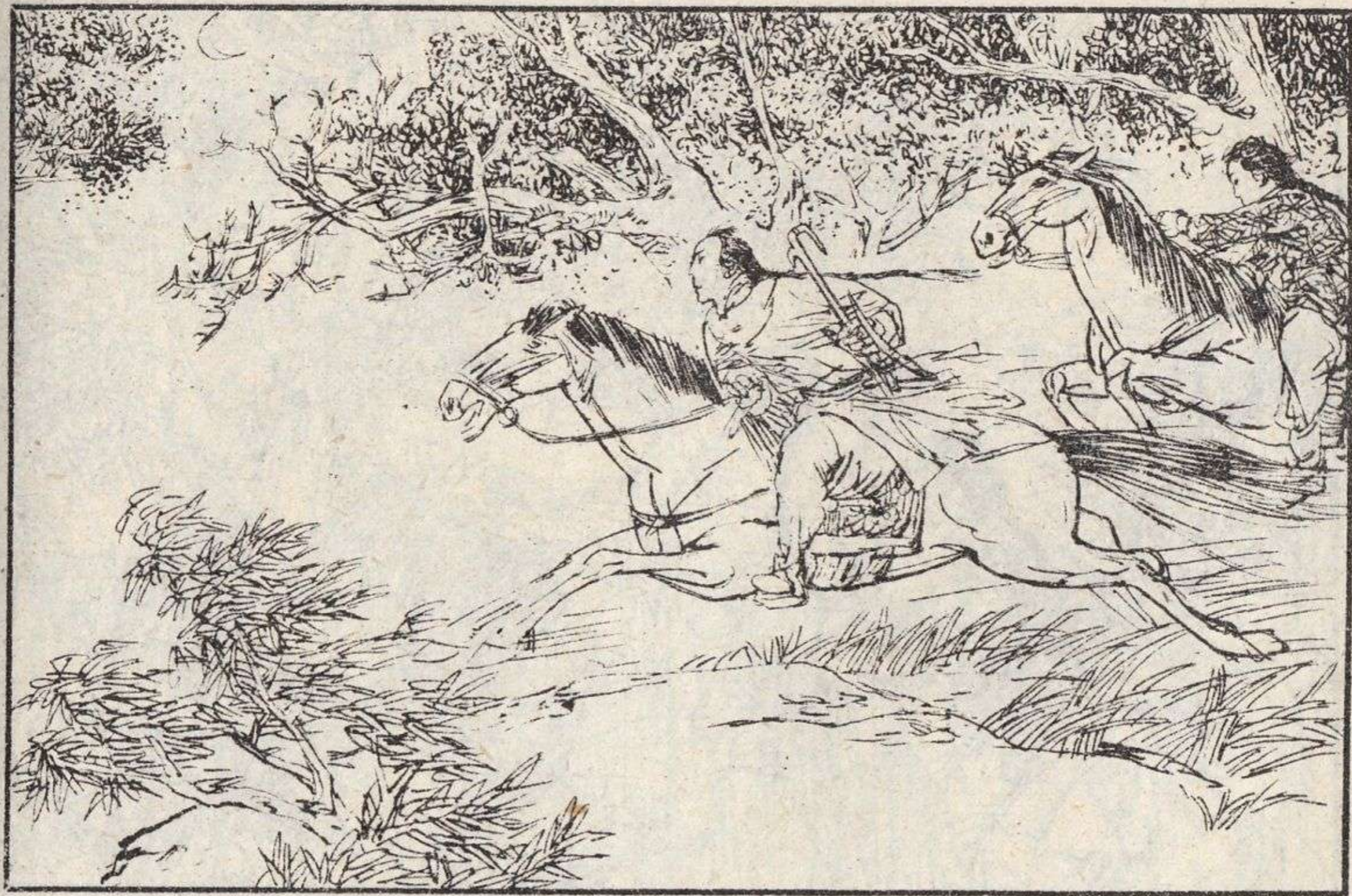
94 徐天宏又喝令曹司朋说个明白。周绮也拔出单刀，在一旁威吓。曹司朋害怕至极，说道：“昨天唐六爷来找我，说他家里有两个人来借宿，一个身受重伤，另一个是女扮男装。于是他便生歹念，找我来买药。”



95 徐天宏喝了药后，睡了一觉，出了一身大汗。这曹司朋人品虽坏，医道却颇高明，居然药到病除。又过两日，徐天宏自忖已能勉强骑马上路，对周绮道：“那拿金笛子的是我十四弟，女扮男装的不知是什么人？今夜咱们去探一探。”



96 到了傍晚，周绮将两只元宝送给老婆婆，她千恩万谢地收了。周绮将曹司朋一把提起，手起刀落，将他一只右耳割了下来，喝道：“你把我哥哥医好了，才饶你一条狗命，以后再见到你为非作歹，我一刀刺进你心窝子里。”



97 周绮叫徐天宏骑上曹司朋的马，两人向镇上奔去。找到唐六爷的宅第，徐天宏抓到唐六爷家的一名更夫，拔刀威吓，才知借宿二人早就走了。他俩又上马追赶余鱼同去了。



98 不一日过了皋兰，再走两日，徐天宏在路上发现了陈家洛留下的标记，知道大伙要在开封会齐，忙对周绮说了。周绮听说众人无恙，大喜不已，她一直记挂着爹爹，此时才放下心来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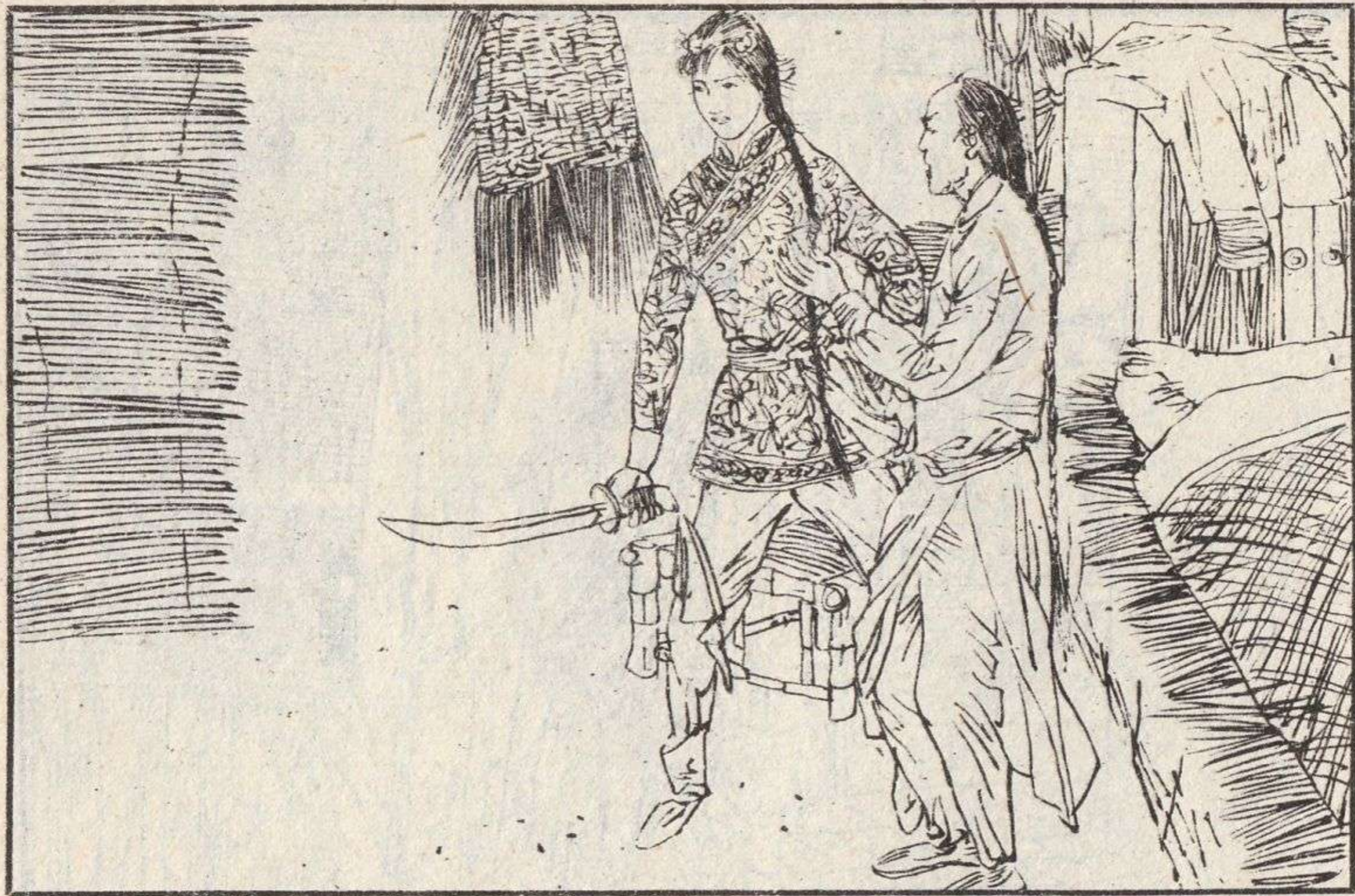
99 这一日来到潼关，两人要找客店，一打听是悦来老店最好，到得客店一问，上房只剩下一间了。徐天宏要店小子想法多找一间。店小二十分为难：“店房确是住满了。这位爷和这位姑娘不知是什么称呼？”徐天宏道：“她是我妹子。”



100 店小二道：“既是亲兄妹，住一间也无妨。”周绮正要发怒，徐天宏突然一扯她衣角，道：“好，一间就一间。”周绮一路跟他行走，见他对待自己彬彬有礼，确是个志诚君子，此刻忽要同住一房，又害羞，又疑心，在店小二面前，只好闷声不响。



101 到得房里，徐天宏立即把门带上，周绮满脸通红，便要发话，徐天宏忙打手势，叫她不可作声，轻声道：“刚才一眼瞥见好象是镇远镖局那个坏蛋，我怕他瞧见咱们，所以赶紧进屋，待会再去探一探。”



102 周绮惊道：“什么？是那带人来捉文四爷、害死我弟弟的坏东西么？”周绮想到弟弟惨死，铁胆庄被烧，气往上冲，不是徐天宏极力相劝，早已拔刀闯了出去。徐天宏道：“你躺一会儿，养一下神，到半夜里再动手不迟。”



103 二更时分，两人见东边一间上房中透出灯光，便蹑足过去，周绮在窗上找到一条隙缝，附眼往里窥看。徐天宏见她忽然站起，右腿飞起往窗上踢去，不由得一惊，忙闪身挡在她面前。



104 周绮一脚踢出，刚刚踢到徐天宏胸前，急忙缩转，用力收回，不由得倒跌几步。徐天宏跟着纵到，低声问：“怎么？”周绮道：“快动手，我妈妈在里面给他们绑住了。”徐天宏大惊，忙道：“快回房商量。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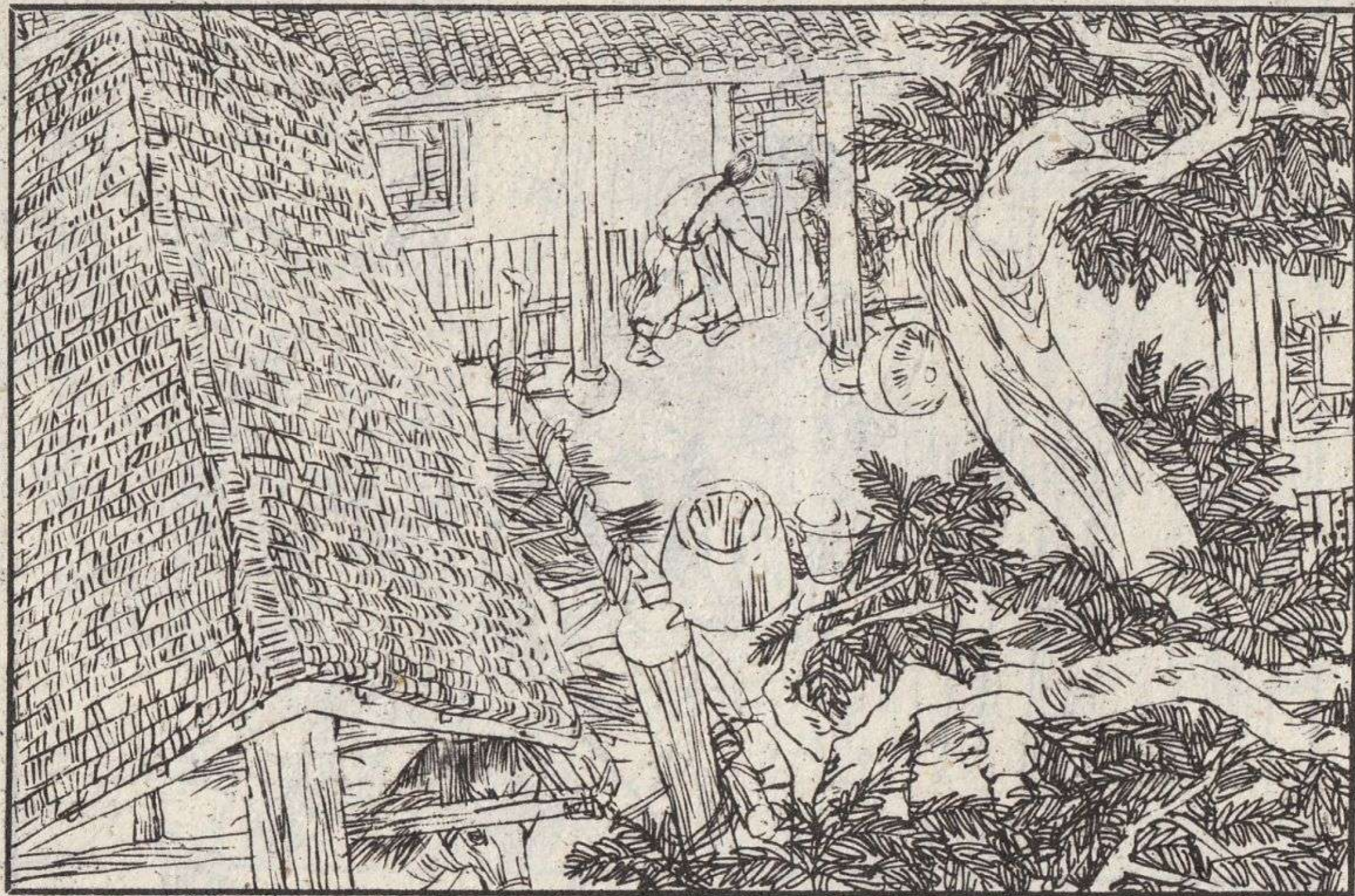
105 正在此时，忽见火光闪动，店小二拿了烛台，托了一只盘子过来，徐天宏灵机一动，小声对周绮道：“那曹司朋有两包药给你拿来啦，是吗？有一包他说吃了便人事不知，快给我。”周绮不明白他用意，忙从怀里取出。



106 然后，徐天宏在地下捡起一块小石子掷出，噗地一声，将蜡烛打灭。店小二骂道：“真是见鬼，又没风，蜡烛也会熄。”放下盘子，转身去点火。



107 徐天宏等他转了弯，急忙跃出，火折子一闪，看清盘中有两把酒壶，速将那包药分成两份，在两把壶中各倒了一份，对周绮道：“到他们屋外去。”



108 两人绕到镖师的房外伏定，徐天宏向窗缝里望去，果见一个中年妇女双手被缚在背后，坐在地上。几个人坐着高谈阔论，他认出其中三人：一个是洛阳韩家门的铁琵琶手韩文冲，一个是钱正伦，另一个是童兆和。



109 只听童兆和道：“都说铁胆庄是铜墙铁壁，哪知给老子一把火烧得干干净净。哈哈……”周绮听得清楚，原来烧庄的果然是他。韩文冲道：“周仲英日后找上镖局来，有你乐的啦！”童兆和道：“铁胆庄的婆娘在我手里，他还敢怎样？”



110 说到这里，店小二托着盘子，送酒菜进来。众镖师顿时大吃大喝起来。吃着、喝着，咕咚一声，童兆和跌在桌下。众人吃了一惊。忙去扶时，忽然手酸脚软，一个个晕倒在地。



111 徐天宏用单刀撬开窗户，跳进房中。周绮跟着跳进，只叫了一声“妈”，眼泪已流了下来，忙割断缚住母亲双手的绳索。周大奶奶乍见爱女，恍在梦中，怔怔地说不出话来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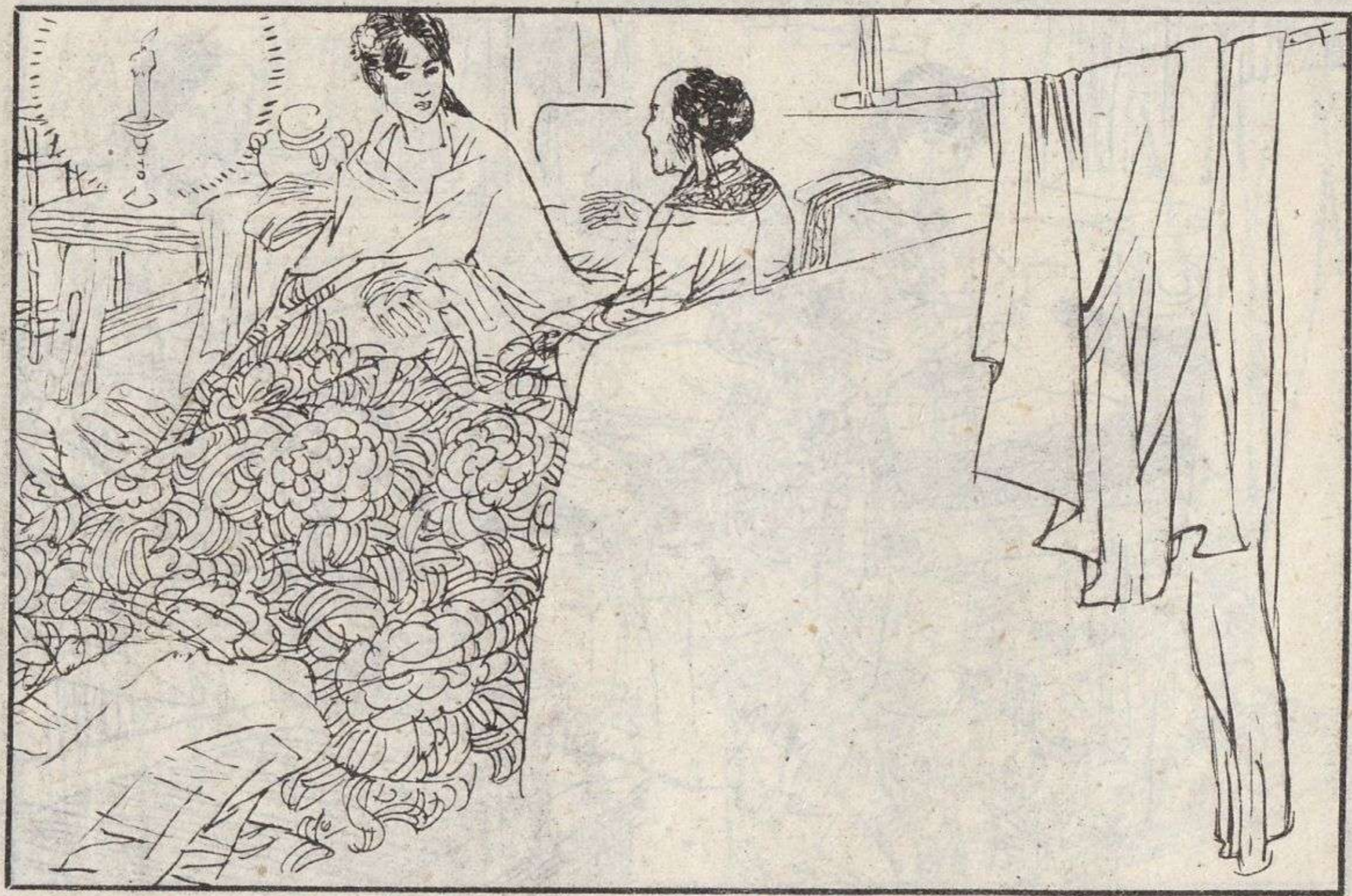
112 徐天宏将童兆和提起，叫道：“周姑娘，给你小弟报仇。”周绮挥刀砍去，童兆和顿时了帐。此人一生为非作歹，兴风作浪，也不知道害了多少人，今日终于命丧徐天宏和周绮之手。



113 周绮提刀又要去杀其余镖师，徐天宏道：“这几个罪不该死，饶了他们吧！”徐天宏又在众镖师身上搜到了几封信，也无暇细看，揣在怀里，道：“咱们快回房去，收拾东西就走。”周绮点点头，收回单刀。



114 三人跳窗回房，徐天宏收拾了包裹，留下些银子作房饭钱，又牵了三匹马，向东而去，周大奶奶知道爱女脾气，向来任性而行，却对徐天宏的话很是遵从，又见女儿与他同行，竟然同住一房，更是疑心大起。



115 当晚宿店，母女两同枕共话，周绮才把经过情形一一说了。周大奶奶得知此番报仇救人全是徐天宏的计谋，心中虽然好生感激，但仍埋怨女儿，一个黄花闺女，和人家青年男子同行走，同房宿，难道还能嫁给别人吗？



116 次日母女俩起来，店小二拿了一封信进来，说道：“隔房那位徐爷叫我送来的。”周绮抢信来看，见信上写道：“……此去开封，路程已近，天宏先走一步，请勿见怪。周姑娘相救之事，天宏自然终身不忘，但决不对人提起片言只语，请两位放心。”



117 周绮看毕，呆了半晌，泪流满面，把信一丢，躺在床上重又睡倒。周大奶奶见她如此神态，知她对徐天宏已生真情，于是低声安慰：“咱们到开封府见了你爹，要他作主，将你许配给这位徐爷，你放心，一切包在妈身上。”



118 却说徐天宏昨晚在客店宿下，忽听得隔房周氏母女的谈话，好几次提到自己的名字，心中十分不安，自忖周绮因救护自己而声名受累，那将如何对得住她？于是留下一封信，一早就出门走了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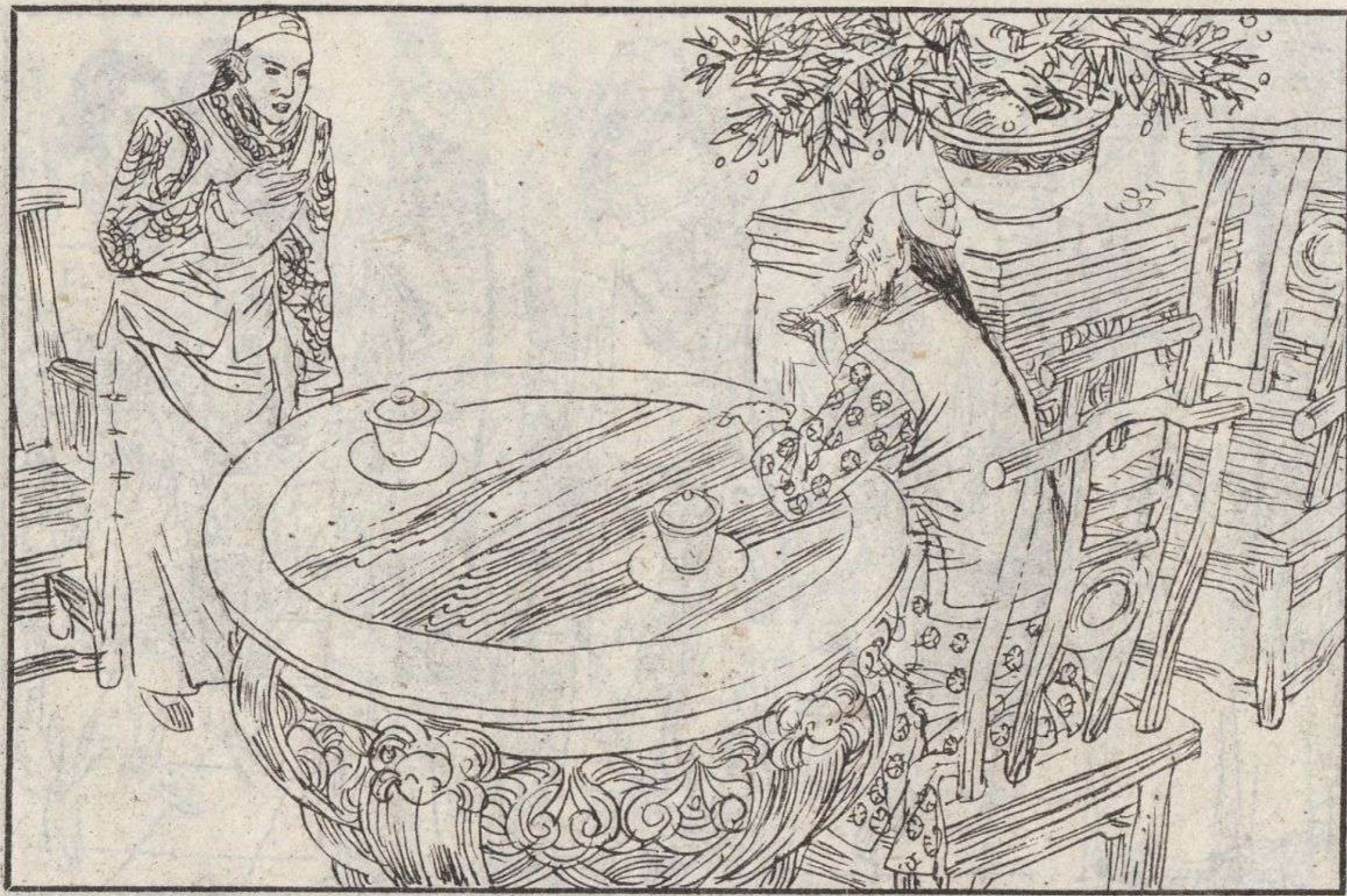
119 依着记号，徐天宏在汴梁梅良鸣家中遇见了群雄。众人见他无恙归来，张宴接风。这时章进、卫春华、心砚诸人的伤都已养息好了。石双英赴回部送信未回，常氏双侠还在探听文泰来的下落，蒋四根则到黄河边上查水势去了。



120 徐天宏不便对周仲英提及周大奶奶与周绮之事，心想反正一天之内她们就会赶到，怕他细问起来，难以措辞，只对群雄说起途中曾听到余鱼同的消息，知他受了重伤，与一个女扮男装的少女在一起，却不知是谁。



121 次日清晨，周大奶奶和周绮来到梅家，周仲英一见妻子，又惊又喜，一时说不出话来。周绮又将母亲与红花会群雄一一引见，众人见周老英雄夫妻团聚，言归于好，俱各大喜。



122 第二天，周老英雄请陈家洛到花厅中坐下，说道：“我有一件心事，想请陈当家的作主。贵会七当家徐爷，有智有勇，人品又好。老夫想请陈当家的作一个媒，将小女许配给他。”陈家洛一听大喜，连连拍胸道：“此事包在小侄身上。”



123 陈家洛一口气奔到徐天宏房中，一说经过，把徐天宏喜得心花怒放。陈家洛道：“自周老英雄小儿子因咱们红花会而死后，周家香烟已断，我意思是委屈七哥一些，入赘周家，不但做女婿，还做儿子。”徐天宏深感周绮救命之恩，慨然允了。



124 两人同到周仲英房中，请周太奶奶过来。周仲英一见陈徐两人面色，便知事成。陈家洛将入赘之意说了，周仲英笑得合不拢嘴，道：“待会我把那手铁胆的法儿传你！”徐天宏既得娇妻，又遇名师，忙跪下叩谢。二人遂以父子相称。



125 这件事一传出去，大家纷来贺喜。当晚梅良鸣大摆筵席庆贺。饮酒之间，忽然石双英进来，对陈家洛道：“总舵主，你的信已经送到，这是木卓伦老英雄的回信。”陈家洛接了信，忙叫十二哥坐下喝上一杯。



126 突然，蒋四根飞跑进来，高叫：“黄河决口啦！”众人一听，俱都停杯起立，询问灾情。蒋四根道：“孟津到铜瓦厢之间，已决了七八处口子，好多地方路上已没法子走啦。”大家听了都感忧闷，既恤民困，又念四哥。



127 陈家洛道：“众位哥哥，五哥六哥迄今仍未回报，多半途中
有变，只怕洪水阻路，误了大事。大家看怎么办？”章进道：“咱
们不能再等，大伙上北京去。四哥就是下在天牢，咱们好歹也救
他出来。”众人都齐声附和。



128 事不宜迟，马上动身，于是大家向梅良鸣谢了叨扰，启程东行。陈家洛在路上折阅了木卓伦的书信，信上对红花会报讯之事再三称谢，并说已召集族人，秣马厉兵，决与外敌周旋到底，宁可人人战死，也决不屈服。



129 石双英赶上前来说道：“我临走时，霍青桐姑娘似乎有些话要对我说，但始终没说。”陈家洛沉吟不语，挥手入怀，摸出霍青桐所赠短剑。霍青桐曾说剑中藏着一个极大秘密，可是这些日来翻复细看，始终瞧不出有何特异之处。



130 众人走了一夜，天明时已近黄河决口之处，只见黄水浊浪滔天，奔流滚滚，低处人家田舍早已漂没，灾民都露宿在山野高处，到处是哀号求救之声，惨不忍睹。



131 次日未牌时分大伙到了招讨营。这是黄河沿岸的一个大镇，郊外灾民都逃到镇上来。骆冰将身上所带黄金买了粮食散发。灾民蜂拥而来，不一会全散发完。许多灾民恋恋不舍地跟在后面，群雄心中不忍，可是哪能救济得许多，只得硬起心肠，上马离去。



132 出得镇去，沿路灾民仍络绎不绝，拖儿带女，哭哭啼啼。群雄正行之间，忽然迎面一骑急奔而来。山路狭窄，那马却横冲直撞，一下子将一个怀抱小孩的灾民妇女撞下路旁水中，马上乘者竟毫无理会，自管策马疾驰而去。



133 群雄俱各大怒。卫春华当先纵出，拉住骑者左脚一扯，将他拉下马来，劈面一拳，结结实实打在他面门之上，只听“哇”的一声，吐出一口水，三只门牙皆被打落。那人破口大骂：“你们这批土匪流寇，老子有紧急公事在身，回来再跟你们算帐。”



134 那人是军官，骂完便站起身来，上马欲行。陈家洛道：“十哥，搜搜他身上，有什么东西。”章进在他右边一扯，又将他拉下马来，在他身上一搜，搜出一封公文，交了过去。



135 陈家洛见是封插上鸡毛、烧焦了角的文书，知是急报公文，封皮上写着：“六百里加急呈定边大将军兆”的字样，随手撕破火漆印，抽出公文。那军官大惊失色，高叫起来：“这是军中密件，你不怕杀头吗？”心砚笑道：“要杀头只是杀你的。”



136 陈家洛见公文上署名的是运粮总兵官孙克通，禀告兆惠，大军粮饷已运至兰封，因黄河泛滥，恐要延迟数日方能运到云云。徐天宏接过一看，喜容满面，说道：“总舵主，咱们相助木老英雄，救济黄河灾民，都落在这件公文上。”



137 陈家洛已明白徐天宏之意，说道：“劫粮救灾，确是一举两得，只是大军饷粮必有重兵护运，咱们人少，如何干这大事？”徐天宏在他耳边轻轻说了几句，陈家洛大喜：“好，就这么办。”当下分拨人马，各人接下号令，自去乔装打扮，散布谣言。



138 次日上午，兰封城内突然拥进数万灾民，混乱不堪。县令王道见情势有异，叫捕快抓了几名灾民来问话，都说今日放赈济钱粮，因此赶来领取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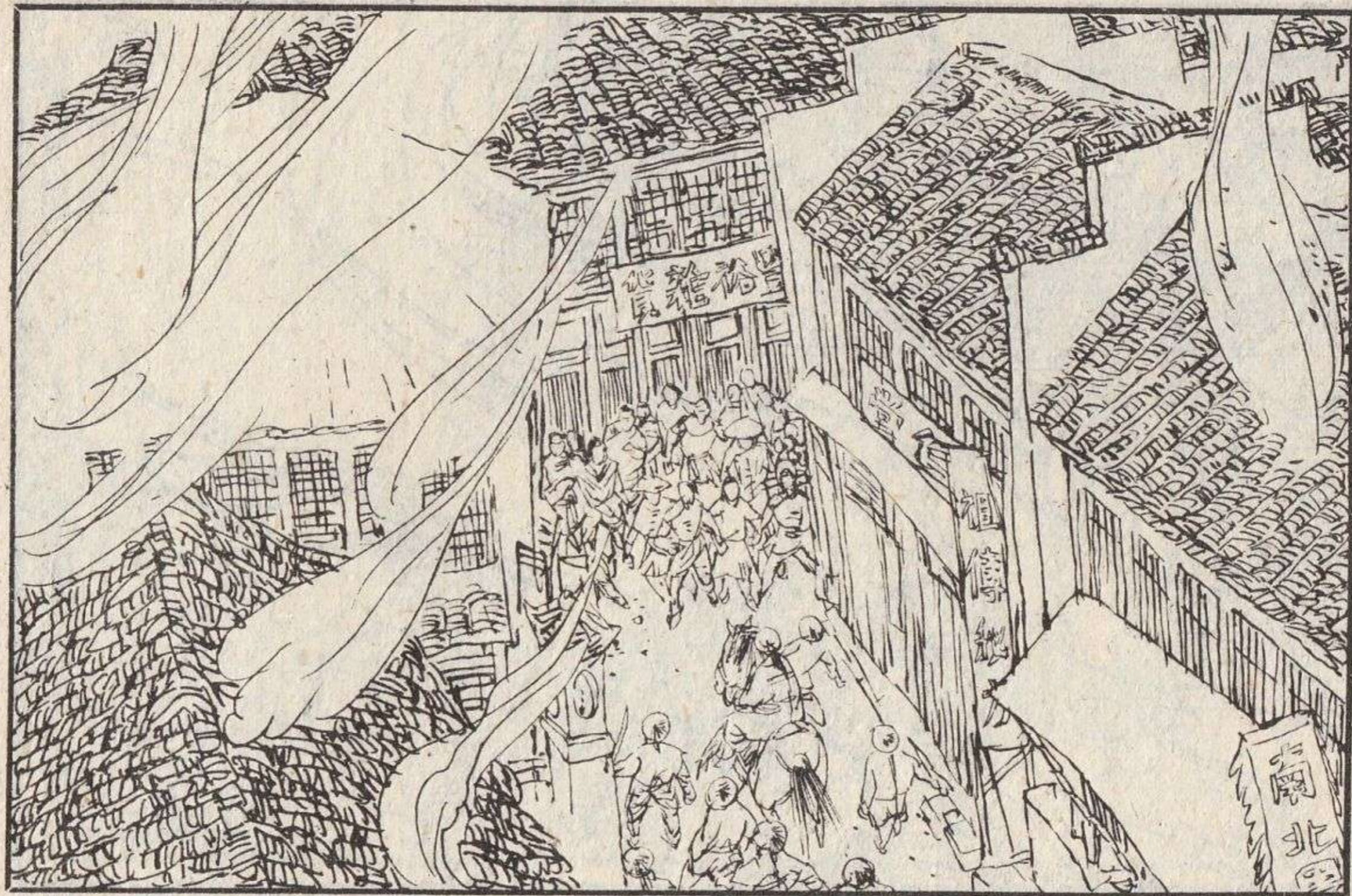
139 王道急令关闭城门。此时十传百，百传千，四方灾民云集，城内城外黑压压一片，万头攒动。王道差人传谕并无此事，灾民哪里肯信。



140 王道见灾民愈聚愈多，心中着慌，亲到东城石佛寺去拜见驻扎在寺中的总兵孙克通，请他调兵在城内弹压。孙克通道：“小将奉兆将军令，不日运送粮饷前赴回部，只要稍有闪失，就是杀头的罪名。”王道再三恳求，孙克通只是不允。



141 天将入夜，忽然县衙的监狱和街上几家大商号同时起火。王道忙督率衙役捕快救火，正乱间，一名公差气急败坏地奔来报道：“大……大老爷不好了，西门给灾民打开，成千成万灾民拥进城来了。”



142 王道立即备马，带了衙役往西门察看，走不了半条街，道路已被灾民堵死，无法通行。只听得灾民中有人叫道：“东城石佛寺发银子，大家到石佛寺去啊！”众灾民迎面蜂拥而来。王道大怒，喝道：“奸民散布谣言，给我抓来审问！”



143 两名衙役应了，仓啷啷抖出铁链，往一名身材瘦小、正在大叫大嚷的领头灾民头上套去。那人一把夺过铁链，反手挥出，顿时打折一名衙役的脊骨，大叫：“咱们要饭吃啊，又犯了什么王法哪！”



144 王道见状，绕到南门，又是一群灾民拥来。王道心想只有到孙总兵那里去躲避一时。正行之间，只见在城中巡逻的兵丁纷纷逃窜，一个道士手执长剑，一个胖子挥动铁鞭，一个驼子舞起狼牙棒，一名大汉挺着铁浆，随后赶了过来。



145 王道混在兵丁群中，催马逃向石佛寺。寺门早已紧闭，守门士兵认得知县大人，开门放他进去。寺外灾民重重叠叠，已围了数层。灾民中有人叫：“朝廷发下救济钱粮，都给狗官吞没了。发钱粮哪，发钱粮哪！”众灾民齐声高呼，声震屋瓦。



146 王道不住发抖，连说：“造反了，造反了！”孙克通究竟是武官，颇有胆量，叫士兵将梯子架在墙头，爬上梯去，高声叫道：“是安分良民，快快退出城去，莫信谣言。再不退去，可要放箭了。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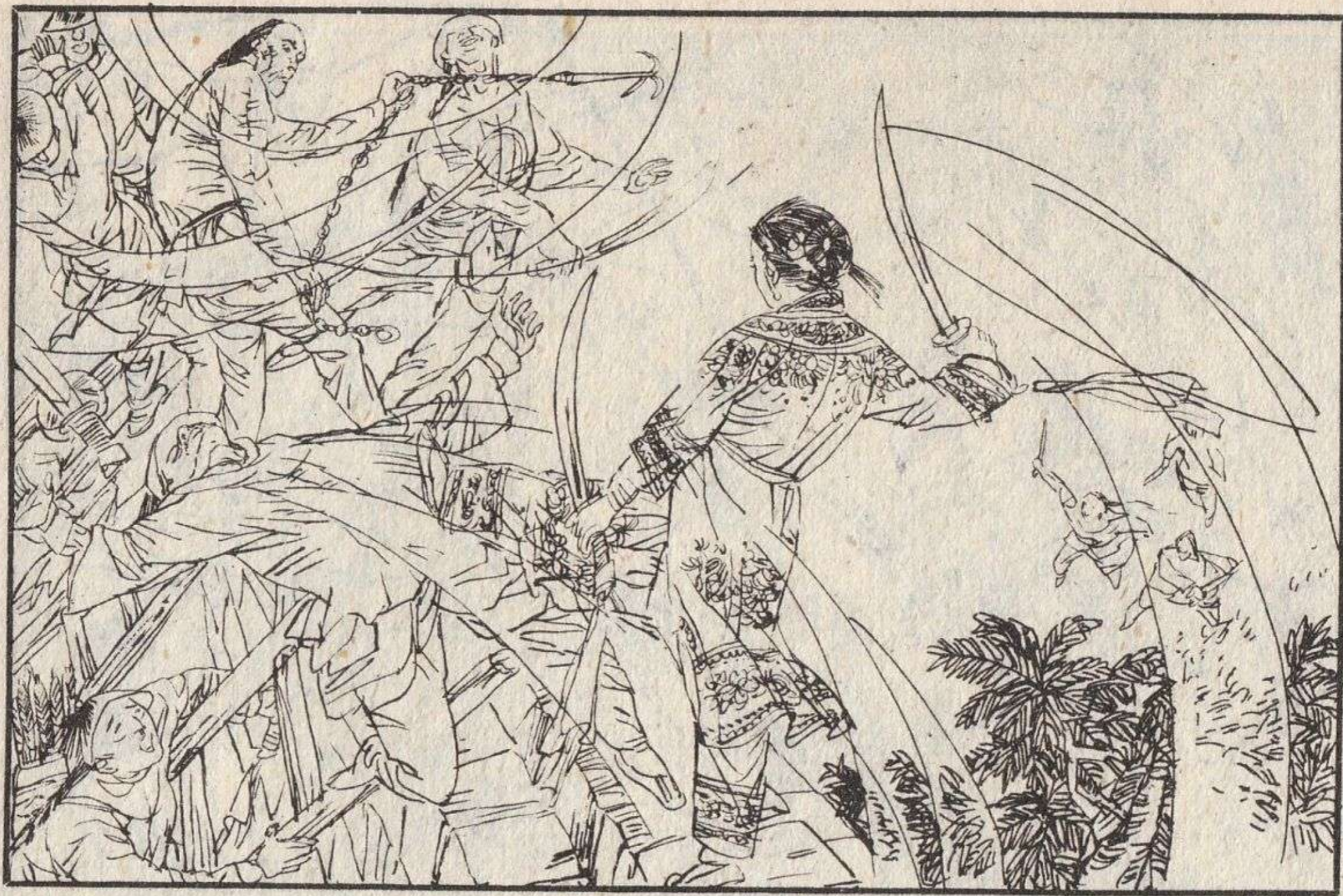
147 话刚说完，弓箭手已布满了墙头。灾民纷纷鼓噪，孙克通叫道：“放箭！”一排箭射了出去，顿时有十多名灾民中箭倒地。众灾民大骇，转身就逃，互相践踏，呼娘唤儿，乱成一片。



148 孙克通在墙头哈哈大笑，笑声未毕，灾民中有人捡起两块石子，投了上来。孙克通侧身避了一块，另一块却从腮边擦过，只感到一阵楚痛，伸手一摸，满手是血，不由得大怒，大叫：“放箭，放箭！”弓箭手一排箭射出去，又有十多名灾民中箭。



149 灾民惊叫声中，忽听两声唿哨，两个又高又瘦的汉子纵上墙去，手掌挥处，将几名弓箭手掷下墙来。灾民恨透了弓箭手接连伤人，拥上去按住狠打。红花会群雄早已混在灾民群中，忽见常氏双侠跳上墙头，群雄都是惊喜交集。



150 骆冰舞开双刀，跳上墙头，挨到常赫志身旁，问道：“五哥，见到四哥了么？他怎样？”常赫志见了骆冰，很是惊奇：“咦，四嫂你也来了？四哥见到了，你放心。”



151 骆冰一听，精神大振，奋力砍杀官兵。看墙头上，只见卫春华、杨成协、周绮、孟健雄都已攻上，正与官兵恶斗。



152 不一会寺门打开，蒋四根和孟健雄从寺中奔出，向灾民连连招手，大叫：“大家进来分粮！”众灾民一拥而入。



153 寺中官兵起初还挥动兵刃乱杀，后来见灾民越来越多，又有一批武功高强之人混在其间，统兵军官接连被杀了数名，不由得乱了手脚。但官兵人数甚多，又有兵器，灾民却也不敢逼近。



154 孙克通舞动大刀，带着几名亲兵在墙头拚斗，边打边退，忽觉耳旁风生，后心一阵酸麻，一松手，大刀当啷跌落墙下，双手不知怎的已被人反背擒住，又觉得颈项中一阵冰凉，一个声音在脑后喝道：“你个龟儿，命官兵抛下兵器，退出庙去。”



155 孙克通愣神之间，方知是一把刀架在颈项上，慢慢拖动中，只觉一阵剧痛。到了这地步，孙克通哪敢不依，只得高声传令。官兵见总兵被一个丑鬼模样的人擒住，主将既有命令，何必再拚性命，各自抛下武器，退出庙去。



156 众灾民欢呼。陈家洛走进大殿，只见五开间的殿上堆满了一袋袋的粮食，一车车的银锭。石双英将县令王道抓来叫他发落。陈家洛道：“你快召集吏役，将钱粮散发给灾民。喂，总官兵，你也帮着忙忙。”



157 孙克通和王道好生为难，军粮散失已是杀头的罪名，怎么还能由自己亲手分发出去？但若不听命，眼见当场便要丧命，万般无奈，只得督率兵卒吏役，把军粮军饷发给灾民。



158 灾民欢声雷动，纷纷向红花会群雄称谢。陈家洛道：“各位父老兄弟姐妹听着，日后衙门里要是派人查问，便说是总兵和县太爷亲手发给你们的。”众灾民哗然叫好，连说：“正是如此。”



159 群雄在一旁监视，直到深夜，才把粮饷散发殆尽。徐天宏叫道：“各位父老，你们把这些军器拿去都藏在家里，要是我们走后，再来逼你们交还钱粮，大伙就跟他们拚了。”当下便有精壮男子汉过来，捡起兵丁抛在地下的刀枪。



160 陈家洛道：“大事已了，各位哥哥跟我走吧！”群雄拥着孙克通，在众灾民轰谢声中离开了石佛寺，上马出城。



161 驰出十余里，陈家洛将孙克通往马下一推，说道：“总兵大人，多谢你的粮食银子，咱们后会有期。你下次再押送粮饷，千万送个信来。”双手一拱，哈哈大笑。孙克通狼狈而去。



162 奔出里许，陈家洛向常氏双侠道：“两位可得到了四哥的消息？”常赫志道：“见到十四弟留的记号，说四哥已被送往杭州。”陈家洛大为诧异，问道：“送杭州干么？怎么不去北京？不是皇帝老儿要亲审么？”



163 陈家洛要众人下马，围坐商议。徐天宏道：“四哥既去杭州，咱们就奔江南设法搭救。杭州是咱们的地盘，朝廷的势力没北京大，救起他来较为容易。不过还得请一位哥哥到北京去打探消息，以防万一。”众人俱各称是。



164 陈家洛望着石双英，说道：“再请十二郎到北京辛苦一趟。”
石双英道：“好。”商议已毕，石双英一人北上，群雄连骑南下。



165 陈家洛又问起余鱼同的伤势情况。常氏双侠并不知情，他哥儿俩一见记号，马上赶回报信，经过兰封时见灾民云集，碰上官兵放箭，两人按捺不住，踏上墙去动起手来，不意与群雄相会。



166 众人得悉文、余二人的消息，均感欣慰，谈起适才劫粮救灾之事，痛快不已。周绮道：“西征大军没了粮饷，霍青桐姐姐定可打个胜仗。”要知群雄下杭州，如何救出文泰来，请看第六集。



患难结婚缘

—— 书剑恩仇录之五

原著 金庸

出版者：安徽美术出版社

改编 郭自清

发行者：安徽省新华书店

绘画 肖翰 蒋平

印刷者：芜湖新华印刷厂

1985年9月第1版 1985年9月第1次印刷

开本：787×1092毫米 1/64 印张：2.625

统一书号：8381·157

定价：0.38元

